



長樂郡
報錄西
請示

長樂郡
報錄西

國
籍
保
護
中
西
新
志

回胡僉判請交割

除寧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顯飭謝言茲不贅吐首祈崇
烟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拊之緣

其愚不可及

冀君之悟何日亡之此首疏請斬董宋臣時也

使之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慙親見聖主懇
焉求言，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為
國家陳大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其蒙恩至厚。
他人既不言，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忱累日，冒
死投匭，以冀一感悟。天聽出關，席藁以來，首領且不自
保，況苟官職乎？高誼不薄，猶以同家為情，連屈軒車，復
畀翰墨。一吏至，又持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其
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
謂何。某尚留此待旨，若數日後威命不下，則自上憐其
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

去就甚明

差僉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曾祇受，或郡府不以某為不
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為欺，而亦某所不與知也。本須
具狀申府，惟身為罪人，不敢自擬於屬吏之列，得於畫
諾之次，叙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臨風拳拳，
賀吳提舉西林已未

許鑄歸里舉目與感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
式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
及聞新局肇更，鄰靡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句，則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為明
公榮也。纓冠褰裳，世道賴焉。某來上下以鄂鄂，故為之

千古名喻
肩國事者
莫草草失
過此等語

傾洞聞諸闡雲集而□正不多。以此為不足慮。獨賜教時。則衡陽之事。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則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漫。秣陵荷擔之事。蓋凜凜已。兩月中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之起息為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眾拯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蓋防防一大頭項也。今事莫如袁吉之急。袁以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為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籍此無恐。惟內間則病根。

縉紳對之
愧汗
公道在學
校布衣彼
我冠帶能
持公道有
幾可憐可
恨

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奸諛熏注之深。縉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為慨嘆。某不量其愚。輒上書論其事。區區以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藁止於一本。付璧弟全錄。以呈似其踈狂。知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為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

知上下同
憂患者古

未幾人

憂患某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諒之。引筆嚮風拳拳不備。

回聶吉甫

號心遠

某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膺龍之拜。蒙眷愛稠渥。待尊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買買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區直欲割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脚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中。書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未也。朝廷若不識而行之。則台論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

國家亡運大約類是

此又泥古制要行并

田等議論

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既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為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為依。集眾以為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無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臬祖帳。為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法法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

以天下為已憂首目之內變故橫生

因朝有好
邪耳

國事如此
可悲可切

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為杜門循省之計。藉
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
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
異。懦大冠縫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
氣惶惶。已移照隣次。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
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
亦此類也。凋瘵瀕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為。而開繁破劇。
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為邑。得之朋友。見謂
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
人為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為之定制。立數求

為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不計上丞相

除秘書省正
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
不以不肖。授祕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
輒具狀辭控。既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
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
一介晚末。跼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彝。
紀功太常。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
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警効。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
澗。束帛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遊鳳集于省臺之上。想

一主學術
事功皆以
對越天心
為事故成
此品節

大學問真
性命語

先生意氣
功業皆具
此書

此個關頭
不明耽耽
利名兩字
不知天之
所以與我
以自重而
搖尾乞憐
賞緣鑽刺
無所不至
豈不悲哉

望風采。以為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
收錄于草茅。鈞畫照耀于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
僕惟此舉。不見于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
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
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
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
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
自有餘而已。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
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為訓者。人雖藐然。萬物
備於我。苟為凡民。則已大之為聖賢。秀之為士。天地民

物孰非一已之責任。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
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為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
得所為。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
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
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為職。
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
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
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
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
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為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

宰相立心
用人宏熟
此二卦以
之者規其
當如是非
贊詞

絕大功業
皆從事天
來公致君
以法天規
相代天立
心以不負
上帝吾祖
文陸公平
居則默朝

上帝歷官
有對越錄
所以功業
自異

賈似道黨
黃萬石劾
公附和小
醜因而造
議板行天
下恨恨

於兼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為大負而由先
生此心可不慎哉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
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
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
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
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
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狀遵稟惟是屬有私
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
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
補報赤城

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通廟堂溥論承心制事

某仰恃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
喪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
未及下而某得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
毋當申心喪先人既已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
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
謂某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為之疑惑後巽齋
歐陽祕書守道為或問衢州曾添教鳳為詳目二先生
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

不特欲辨
明心迹且
慮及天下
禮儀

本閩廣遐陬莫不有之既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
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著以為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
之用心而不至為謗者所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
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
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為禮之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
禮寺某以為定禮典正流俗在此舉矣四月三日忽得
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休寧縣尉蔣永吉
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為證直指為某合持齊衰三年
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之人情切詳
蔣永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而不服則

當時人只
空據此二
語便了何
好事之曉
曉也

其祖妾為若敖氏之鬼矣所以為孫者須持齊衰今先
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
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某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
也况蔣永吉無祖母今則某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為
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某又自姓文何緣
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為祖母萬
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
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為先人所生母謂服
不可絕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永
吉者不同也禮者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

天下事都如此敗了誰能精心體察可嘆

可痛辦悉甚明

既屬革齊公出母公

代父承服只此二語

自明何當時阿似道

排陷之甚

禮必辨之毫釐是謂

大儒

不為已辨為國辨不

為國辨為萬世辨先

生苦心

往往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為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某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某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某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矧禮意粲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

廷備據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為某見行之禮既安徑乞從都省點對行萬一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於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為令道體堂書

通江叅政古心

某即時甘雨共惟宮使大叅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珍館宴超天相有道鈞候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詣舍

吾心先生
實克堪此

文山全集 卷五
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祇服訓辭至今疊疊俯仰
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闊疏矣某官百年幾見一代
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
紫巖杜門白首而嗣皇嗟嘆用晚倚之以向中原先生
今其人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夢卜旦夕爰立言人
人同先生不以此覬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
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
守先人墳墓幸無闕狀追惟兩年間口語橫出先生進
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
骨之情也報答已知言語抑末傾竭犬馬尚庶幾於門
牆專人上狀百拜起居衮烏皇皇未遑納拜心之法法
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
獨出乎諸生之右然號爲登門垂二十年而至今庭下
無愈之迹古人負笈從師不間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
拔如此殆不可對人言也茲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玉
鉞作鎮於重湖以南而某適以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
之內昔者詹企台階坐霄壤隔今乃得以詣大府受約
束有一日歛板之便豈天殆爲小子計乎某始以親老

丐祠既趣旨下再請則瀆於是姑以單車出門蓋馳驅
數旬又須乞便郡歸養耳某四月八日辭膝下留廬陵
城中始聞先生拜乾會節于清江亟亟追逐牙燾度宐
春醴陵間所蹉跌片雲間耳茲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
恭先之悃叅謁邇只遡風距踊

與李復卿

長弟初赴臨安府司戶日

某比者吉蠲子墨祇詢涓房留連踰浹甫拜答灑蒙不
彼外感荷感荷茲專布區區之心璧弟不穎竊第奉常
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
爲地事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

知此者誰

今世浮薄
手氣習競
以迂字喪
盡一生此
真可爲萬
世龜鑑

一朋友相此遠役大冠裘如大裙襜如服斯服者不少
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爲例指以爲迂而他
求所謂不迂者抱膝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藐餘子言
根古人疇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爲慨然其誠
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
此弟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
無也惟是閔深博邃之學汪洋演迤之文日方來正
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畧上下交闡互發他日
此弟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
其初輒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腆別牋并致不敏萬

萬控謝不遠。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為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于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脩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于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間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

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季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今父族母族。衿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鎚之舊。為此數字。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隸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徼福于夫子。謹謹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錄懋卿

字景堯太學前廊

某比僕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膺龍之拜。辱賜之不鄙。軫

顧稠厚。關外之別。江皋之餽。所以致繾綣者尤甚。感激不自勝。第恨匆匆聚會不及。爲頃刻之情。以慰滿連年契濶之雅。回首天上瞻企拳拳。茲有事朋友蕭文名來。新新參之客也。此丈可人。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揭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往往望白雲而歸。其歸然爲游學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躔次之側。特來展先達之敬。不揆道瀆。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稍與之溫存。使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回祕書異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窓來。伏拜誨帖。辱問壁弟。意極拳拳。近僥倖受縣一出師門。玉成之造。後生從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之耳。金盃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乏支遣。不妨更質錢用。第常使可贖足矣。吉甫一去連旬。頗孤龍頭之約。時且向熱矣。奈何。因便介到城。伸紙行筆。嚮風馳情。

金盃乃先生爲景獻太子府教授講經徹章。上賜也。異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荐星士朱斗南

某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

術真如是

彼誠求飽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閱其衣食之皇皇。則來者必譽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今是書之作。為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窓。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絕。盡奄同袍。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槩皆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何書。則嘗汗漫於十數家。而其末也會歸于李吉甫林開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詰。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為一。而又以所得於數十家者。間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又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請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甚易。至之日。為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為先生鋪陳之。即先生疊疊。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子命通矣。斗南曰。諾。探其中。欣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泛得先生增重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為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迓草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某寺久。

之然恐訪者即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漸增多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閑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為苦先生昔者於應酬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許人作一文如置一針胸次今某畏為文詞亦類此矣習懶亦是病先生以為如何念久闊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某遠歸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甃一石獻之庭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攜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為意者知先生嘗須此為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頓幸甚

回劉駕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遠日倏至柳絮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紼負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些章一少紀哀慄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綆縻孝在顯揚願寬毀瘠臨紙下情凄切之至

回衢教曾鳳先生

字朝陽號秀峯

某數月於師門極間闊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

作文不可無此念

運運新甚
奇甚

運關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別後得二子。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勝。乍嚮風水。卽得三地。此須巨眼。以爲然則然。向牛肉坑所結砌者。今知其大謬。爲棄屣矣。深之昨所問館成否。何所固。必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訪。徃徃泥哭。則不歌之意。非有他也。屋見說漸就緒。先生鼓舞倦矣。宜作意身事。悠悠何爲行日。可得聞否。春和景明。其間一造盤谷。亦可遍觀先生所謂寶者。更願撥剔。而後來一來須十日。乃可歸爾。悉俟面賦。此不能盡。

回李宮教應革

號肯堂

某頃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寬。爲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卧之節。塵空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紛藉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有不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輒奉清心一方。爲獻願於大學。第七章加三思焉。偶璧弟有价。歸就有京。書達左右。輒并遣前薄物。將忱。徒覺塵瀆。臨風馳泝。

與朱太博埴

號古平

某山中相望。數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徃不通。僕十年受

忠直天挺
不顧粉黛

用順境過當。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
軀如立於砧几之上。齏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
得罪於人。乃知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
天也。僕誠不自意。乃於寒舍千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
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景趣兼盤谷環
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
往夕還。率以為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羨
君家山水之勝。幾欲作意植杖其間。而未能也。然自以
為旦夕必償。所願不知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
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

乾坤擔負
風月全身

未許俗人
賞識

人徑造竹所。余月心來。拱被寶墨。惡乎而不用吾情。適
疑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吾將造古平為之書。以
復命。且道予懷。而假道士為郵焉。

又與前人

趣逸天外

某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
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
起入山。新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徃徃如此。
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
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
方可乘輿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

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爲此興起。客從巽齋來。能言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款客坐。亟亟援筆寫此。悄結授客。以轉之左右。學之不加感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拳拳。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末得一夕。顏色接話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是數年來。書筒無虛月。分袂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疏者也。然私竊自解。則曰。此其迹爲然。不足深計。知足下得我同然與否。茲者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爲梅屋之游。脂車有嚴。滌篆伊邇。豈勝贊慶。執事自此開張清

途。摩拂碧落。固其分也。顧微富貴利達。以自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爲賀。惟邑於民社。爲最親。惟少府於邑。爲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布。潘輿康寧。千里迎奉。調熊嗜苦。式慰茲願。是二事深足爲年丈賀也。某雅聞說者。以某日戒途。懷是惓惓。將祖帳道周。杯酒爲壽。屬有牽制。不能來。謹上狀。并致薄禮。以昭區區。惟容頓是幸。川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殘暑未央。更乞願輔崇重。以前三接九遷之寵。隨軒德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美山側。別後或有鄉邦驅策。敢不下拜。

又

其歲杪得承便駛遺以瓌灑故人千里之情藹然可掬。感鏤其如之何。茲得嗣書於令弟來歸之便尤見崇篤。喜審議論於帷幄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滿腔磊塊庶其有以自試矣。來教自咎以為浸淪汨於俗吏之歸此意固超人一等。孟子論仁賢而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蓋績用聲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浮為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尚可以俗為尤乎。伏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頃承刊委比

維持世道
力砥末流
担子輕鬆
一些不得

鳳凰不與
燕雀為羣

於敬巖之前亦屢說項非某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本心。疊疊自有所不肯。此老亦既有所許矣。坐席未溫遽為林麓之歸。一場說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錐處囊翹翹傑傑旦夕諸公爭羅致不暇瑣瑣愛助何足為說。某奉祠侍親頗於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罪咎。賜教極得同然之真。或政事有足為庸陋矜式。毋惜刊曉一二。因以具報情悃。非筆可既專規嗣布。

興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闊數年於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

真誠之意
浮於筆端

百里離羣索居甚負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同堂而習年相若而學相似也閣下沛然古作籍甚時名所欲北面而從事者衆區區欲使二子者私造化焉間者疑其不可諗之朋友固以爲請不圖閣下不鄙夷而取之敢專書以聞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稟字輒致松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塞破吾屋卽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

神欣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荅膚率別作謝狀

與劉司戶三異

號古桂

某自別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輒睡不禁生冷嘗憂其必爾看來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時及拜問已幸勿藥極以爲善暑天將理正未易某欲助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謬遣芝楮百千爲意且宜深自愛護侯其可出見訪未爲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謬得介意爲荷詞侯草草他規嗣布

與胡端逸

八字描畫
奇山幽逸
之趣

公非好改
人適足以
居之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剔怪得二所曰閔微曰上下四方之宇幽閑曠逸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峯之間之上君再來足以抵掌大笑翠晚又改曰浮嵐暖翠釣雪改曰六月雪特立改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恠地適足以當之君謂如何新昌弟一介至門館穀之議諸矣專人導其來庭下請君蒞盟江南春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意不遠二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不亦可乎凌遽信筆未究欲言

與黃主簿景登

名瀛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

命字淪落
多少英雄
可慨可慨

何人

也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獵乘青雲而土尚遲決科蓋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穀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自修飭不為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創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蒙雅報見及相其受幣而歸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

知瑞州日

某江滸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沉沉吾故人

多費取友
聲氣中絕
少

之思未嘗不往來於懷也。秃筆鉗書，曾無暇晷。東風順翼，乃有飛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角，尺山中猿鶴先侈光榮。某癡事未了，誤渥徵行，三辭弗俞。旨且俟代，持其瓠落不敏者如之，何而任劇哉。託愛夙昔，不同他人，何以教之。因風馳泝。

又

某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价惠報寇事，桑梓驚動，南望惻然。正具復間，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玉山。次日破新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

傷人乎不
憫馬之心

不知一鄉人命。是時得脫與否，未有嗣音，為之哽咽。已作書控倉使，乞兵勦滅。某即日交臬事，當以滅寇為第一事，毋慮尊公朝議。近况想安，適謹附拜一忱。郎君新功日富，次者且聯翩而上矣。可慶可慶，草草脩染，愧甚。膚帥。

回鍾叔玉 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湘羅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鶴飽卧，亦五雲之密蔭也。衮衮渠渠，餽禮郁郁，固不敢當，亦不得不拜。草此稟酬，尚規喬謝。

山水苦別
難

二
某昨承令嗣子京相過。省目森秀。真可喜也。承以至德觀牌為諭。便筆偶已染就。今謹封納。切希俟至。

三

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羊之詩。珍重來牟之意。我之懷矣。我之懷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嘗為某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赴。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既由衷。仰幾台亮。

與隆興黎節判立武 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實不知前此固嘗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漫一出。道過清疊。邂逅捧檄歸省。江皋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匆。郵亭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令人回首。某恃氣類之同。輒以士薦漕闈。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之英也。所居門巷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舉士者。以為晚旦夕詣星臺。下謂一世龍門。以未執鞭為耻。敢告賓榮。許其澆刺。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雨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民章

子俊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網猶兔且然不
足以得橫天之翼每爲咄咄三嘆空同上得書乃知猶
爲脩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
化爲緇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
屋下歸來自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爲面顏之有
無爲執事者左計也乘興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爲
誘乎某昨報舍弟令贊千騎之歸爲奉薄贐想已稟達
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與梅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徃徃多從景明
便鴈來也洞門窈深雲山千里騎黃鶴跨白鶴恨不得
一日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
意而不倦鬼神闕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
木澤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
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幾作
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
三年漸成六考通籍金閨止爭浮圖一穎近書謂赴吏
部銓將取一闕人豪如此猶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責
哉歲月易老功業宜壯早改官去卽伏麾建節無滯碍

只是不忘
山水公真
山水之外
別無嗜好

男兒事庶幾哉。其當年間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為波
濤。使人彈指剝剝。賴君之庇。天日曠然。今可以適吾山
水之陶陶矣。比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
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君念我。悉度欲
知我近況。不敢不白。其倦倦故人之意。豈一飯而忘顧
數百日內。不能專一。价附書殷郵。又不敢信。以是契闊
詹仰。克塞懷抱。而未有以發也。李處請假歸。道出琵琶
亭下。率然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爽飛動。

與杜教授柳之

字伯揚號帶溪崇
仁人李梅亭高弟

辱早春第一帖。遠佩意甚真。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

弟一出。幸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菖蒲前後
書琴得至山中否。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
不廢吟。向嘗令吾弟訪問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
亦可得如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桂留館中。日得誦習
毛詩。因知求選於選止。可為選之子孫。求選於三百五
篇。則選之兄弟可進也。相見當為執事傾倒之。偶遣一
价信。筆布露。馳泝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士。鼎鑪獨無耳乎。載酒問奇。
道之云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鹽道院屈居

仙客階蘭砌玉。與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歎。獨學之陋。手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既見矣。何時簪盍。慰此忡悒。臨風馳報。書不盡言。

二

寒簷積雨。抖擻無惊。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某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君言過矣。然醴露醲郁。波及溝壑。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書琴自適。為誦停雲。三過

超曠子中
不掛半塵
俗事

三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省宇之迫。吾睫可

人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桂香浮動。天池鯤化。搏扶搖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卷紙一幅。納之文房。衣被琳琅。騰翥光景。褚生輩亦將侈其逢矣。

四

薄言占復。掛一漏萬。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涼月墮砌。起視寥泐。安得知已握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問而不吾虐。子亦從其所為。倉扁輩未嘗屑屑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

道其所然而以復於執事

其與廬陵劉知縣庭薦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於茲門無公事得至
於百里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諭解印西
歸揚州東下昔者河陽之李今茲南國之棠諸父兄子
弟服習長者教訓恨不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
縣私士子人無所不治是中都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
僕將大其所觀某山深閉門杳無城郭信風傳令尹新
舊之不及馳慶乃承手書顛走告别江頭折柳奈何
不敏之慚對將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爲載月助者知
心天遠解后何年詹泝風帆江空渺渺

與廬陵李知縣詵孫

某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逐千騎於郊
外敢自訟以書惟高明察之某茲審承命九天涖封百
里初條甫下闔境爭驩諒爲慶愜某官氣宇鴻明風猷
駿厲脩程步武空萬馬以無前清水鋒芒解千牛而不
頓吾廬陵號壯哉縣詞訟雖繁而詩書之家衆版籍雖
廣而期會之事省約之以清淨捷之以平易以公之才
恢乎有餘地矣會成美錦遄趣温綸某骯髒一世之沈
浮人也所占籍處在治所之南三舍而遠雞豚可千戶

極替吏治
之才工艷
絕色

民淳俗厚。僕也相忘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塵之託矣。僕實何者。首辱牋函。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區區何足以當之。輒裁牋賀。上并鍾鼎大名。歸璧洎吏。伏楮卷卷。

與廬陵陳知縣堯舉

昨歲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穎。一宋二蘓。千里往訪。竟日從容。以其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覲乃僅如此。視子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著愧。匆匆汰去。過荷遠將。一目江空。暮雲如水。渭濱之首。寧爲他人回哉。茲者伏審肅持鳳檢。出宰螺山。車馬實來。旄倪

胥舞。伏惟驩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筆力千鈞。捕龍蛇而獲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翳鳳凰。未抹馬於天津。乃著鞭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簡編之尋。桃李蹊邊。細數枝柯之長。小紆盤錯。便起扶搖。某閉門山中。傳來邸報。忽覩先生爲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塗竄片言。隻字以冀萬分益者。鳴絃千室。中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恣然矣。惟素性疎嬾。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今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猿夜鶴。左花右竹。吾君吾相之恩。亦吾座主之惠也。剽聞前茅在郊。謹具劄子。候迎臨風馳往。

文山全集 卷五
回樂安唐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闊時賤。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殆幾千里。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惴若不可以一日。先生爲之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蓋必有爲之本者。旦夕細滿。綸綍在道。璧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來謂注邑當在春季。繼此望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刊曉寺記微獎。予不及此。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所攘闕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耳。恃愛直布。尚寬方命之誅。嘉貺頤拜。薄物非所以爲報。臨風悚仄。

性不喜佛

回劉運使應龍

號實齋
二首

比承一介使人。陟我山麓。問外自梅外來。執事惠綏。一日之好。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旣感激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隔於故家。父老相誇於盛事。仰惟慶愜。某官揚休山立。至潤金相。方其爲御史也。風采所撼。聞者凜栗。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滿之處。入麤入細之規模。可以槩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竊遲之。江西涸鮒。延首福星。誰爲朕行。弄印未決。公未至闕下。就道相屬。亦曰。此公鄉里。煩公歲月。又將出少府節。召

公歸矣。某嚮者得節。亦曰鄉部。後來召罵數月而不休。嘗試思之。近年如宏翁。矩翁。未嘗不漕本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羣動者。年德位望。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豪譁。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之。此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出嶺。聞已多日。勢必馳上異書。歸釣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亟疾其驅。惠我江國。臨書不勝瞻依之至。宏翁包宏齋名恢。矩翁會矩堂名頴茂。

飯疏飲水不知老之

耕釣山澤。飯疏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運也。使者維何。

將至

云自南浦飛雲。五朶居然下之。寒谷陰崖。冰霜積沍。春風不擇地而至。有如此者。某官天和粹穆。地望高。清夜占天文。福星直斗牛之分。薄蓬萊。厭承明。為桑梓。此來釣山之下。雲露噴薄。油霖甘露。流注乎大江之西部。人歡呼。吾父。吾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僕何幸。身親見之。某山人也。其於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屑竿牘。致歲時之敬。謙尊而光。禮出倒置。德盛仁熟。悚然稽首。落霞孤鶩。水天茫茫。既不克偃。僂請拜。檠戟之心。之精微。寄此函尺。永言歸嚮。江流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 號省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
擁篲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
何蹤跡展轉不遑嗣音歸臥蒼苔益以踈闊其戀戀門
墻之心固如水之必東也某比者伏閣邸報竊審小紆
紫橐近擁銀符吏竦旌旗人傳襦袴共惟驩慶欽以某
官抱經濟之祕稱磊落之豪青天白日鳳凰百年美瑞
高山深林龍虎一代傑魁上方寤寐側席圖致太平甘
泉舊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歇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
旦夕有詔某庚午一出殊與戊辰相似去住匆匆取笑
當世杜門深念益求寡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

戊辰被黃
鏞陳懋欽
論罷庚午
忤賈似道
被張志立

君子不棄尚惠教之某久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
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私以自附於大厦燕雀之後相
望一方馳泝切切

與中書祭酒知贛州翁丹山

名合
二首

晨起冠帶輸寫積誠世俗竿牘曾是足為有道者言惟
高明索之形骸之外某責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
習句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
下以淑後學某皆嘗得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早不
自意早以名知於人有我師焉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
不得解后某日夜興起謂當何時而後得免於常人也

論罷皆見
厄于奸邪
耳

樂在其中

流年堂堂實勞我心。其惟其官孕光岳之精。參天地之
運。大忠大雅。萊公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
斯文落落。上帝惠顧。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轆。轉
璇璣。經緯星辰。公從兩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為
天子興建禮樂。洗千載房杜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
其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以為適。浮空變態。日過其
前。飯疏飲水。自求吾志。竊伏思念。空同鬱孤。如在屋角。
平生情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姓名通之門下。一言
終身。尚庶幾焉。園丘慶成。上方親事。少府出節。必以公
歸。迎拜東帆。螺江之滸。以其時可矣。山斗高明。臨風切

切。

又

其伏自空同。玉節順江而東。獲從中流。迎侯鷁首。雄文
鉅冊。間。想象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后。遂
拜堂堂。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金聲玉色。夢寐以之。自先
生振衣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誥令典冊。燁然
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
自磨濯。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不當在弟子之
列。其知稽首矣。主上尊德樂道。師用賢哲。論思獻納。日
聞正言。孔孟不得用於周光。禹竟無益於漢才。與誠合

當今文氣
不振皆衡
文者不能
主持令才
人抑鬱可
為浩嘆

學與位偶。儒者之遇。未有榮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福澤。何幸身親見之。某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謏渥。忽昇龍藩。聞命徬徨。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假借非一意。若可與從事斯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拔擢。燮天功。經人極。罔不在此。共惟盛心卓犖。度越流俗。而某則非其人也。夜瞻紫微。徒有頓首。脩門懸隔。久曠音題。屬請事祠官。冒馳一介。輒鳴忡惓。未卽趨樞。願言玉持金護。爲世道自力。臨風切切。

賀翁丹山兼憲

安得覩此

某孰視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橫旁午。架漏於士民之上。而世之言人林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輩落落參錯。布滿天下。使萬物吐氣。僕嘗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語此。茲者喜審肅將。繡節通涖。銀符山川不改。於空同風采一新。於江右。共惟某官。淵源接乎諸老。氣槩聞於當時。人物眇然。真中流之巨屏。文章偉甚。稱南渡之當家。輩行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劄。趣歸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式敬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洗冤澤物。非有力量不足以懲暴詰姦。故予環之寧遲。而乘傳之若屑。太平之責。正在方來。以公歸兮。政枋焉。

志念力量
四字刑官
寶箴

無失職之
恨差可以
慰志

浩然之氣
誰謂難言

此其所以

往。其碌碌不如人。獨有愚戇。不能改其素。追記前年。冒
乘君子之器。他不足道。惟姦宄豪橫。稍稍鋤擊。淺之為
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無失職之恨。人情卑淺。憚
繩檢而樂姑息。矧猶未免鄉人譁訛。朋與以要。其得罪
於小人也果矣。伏惟先生昨者不賜鄙夷。心聲往來。藹
然氣類之意。其誠不知何日得以執鞭下風。忽覩除綸。
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奪氣豈惟為一道賀。實足自
壯。謹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牆燕雀之悃。蘋藻薄
羞。別紙惴悚。

某稟賀江東憲方逢辰

號蛟峯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至於閣下。書上未幾。而
公歸蛟峯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詹望雲山。臨風切切。
某茲者。恭審升撰祕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益嘗識穎
濱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歡
傳。共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
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
香案。等而上之。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
江湖一節。煩公驅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
此。歸哉歸哉。中詔在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
子進退。安得不致其卷卷。芝山父老。迎擁星輅。以時考

山林不忘
國事牢騷
忠憤

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
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某束書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
日步溪上，極目滔汨，輒自以爲晝夜不舍。此溪水會有
達鍾陵時，而某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陞
從番易遣介來，嘗爲書附申起居，相望千里，亦不知上
徹果何如時也。某茲者伏審班仍寶殿，節峻冰臺，貫索
沉沉，方轉芝山之曉，使星冉冉，又回南浦之春。一水東
西，二天今昔，伏惟歡慶，歛以某官寒芒五緯，絕岸孤峯。

灑

清風高節
因可想見

生漢子陵之鄉，雲山一日，派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
已跨海而望蓬萊，猶肯濡絲而取原隰，濂溪道脉，雙井
詩香，流馬木牛，旣無媿於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
公。所謂旂常，特吾懷袖，某碑兀抱虛，真無所用於世。曩
六轡使江之左，每依餘光以自映帶，今也一畝之官，環
堵之室，圍德宇而處，自茲以往，夜月如水，猿鶴不驚，田
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福，郵傳所至，不勝燕
雀私情，卽日謹奉書爲賀，臨風馳泝。

回許祕丞白

號果齋

某火龍之歲，從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參差。

不自意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
河漢流也。湖陰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槩疊疊。歸
去來山中。至今夜夢見之。新昌小弟。夙被獎知。嘗察之
情。始終一日。伴來遞示。五雲光恠照室。此豈四海九州
無情人耶。鄉風九頓首。尊年丈。山立時行。日光玉潔。長
樂鼓鍾。西清帷幄。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軫轡雲漢。經
緯星辰。爲天下開文明太平之運。某被服光潤。寶與有
焉。某旣還里。閉入山讀書。杳不知山外事。天上故人重
相顧念。適逢便武。輒謝所蒙。餘祈爲斯文珍重。慰此引
領。

賀倪提舉普

號警齋

某寄跡提封。某水某丘。童子所釣遊。君侯實照臨之。報
政將一年矣。某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
郭在焉。相對五雲。輒移時不能去。某茲審宸綽鼎來。庾
臺肇建。讀皇甫記。已蘓今日之疲民。傳紫陽心。又舉向
來之荒政。風行新令。雷動歡聲。欽以某官神驅五兵。才
入八面。作真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監。司行本心。而
澤物。公來青原。父母其人。屬時常平。弄印六服。牧伯無
以踰公者。西江涸轍。久煩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
又冉冉出建章矣。某自聽除綸。卽欲自附於門下。燕雀

側聞雅志引卻甚真上方倚賢者以共理嗚乎能從臺
治一新境內爲動某甫及拂紙行墨以贊東注之盛嘻
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貴以鱗番從事公有道人也某
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

名日起集英
殿脩撰川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

門入秋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黃強立自

是華齋公所居者

竹所來相見於六和塔下遠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

是而入山愈深杜門掃軌無復南來雁足矣璧弟學製

新昌新年見告二月遣人詣門墻通問輒寄所思寫之

竹筒旣行伏觀除目欣審仍班內撰領權東藩一札起
家千乘載道共惟歡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之知爲
正人千兵萬馬之胸識者推爲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
目所謂江左管夷吾公其人也偃薄起伏如神龍天馬
不可羈牛渚天門一瞬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
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爲之孰之能禦某夙昔荷相
知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菲薄一別十年浮雲進退何
足爲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每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
固安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未知於吳下蒙何如
也偶遇新昌便意其介尚或未行輒附賀狀并寫戀嫪

先生用心
如是

萬分之一。相望沈寥。臨紙馳泝。

又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餽歲至。嘗草草拜狀。竟未知果
達。籤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間何限傾倒。毛穎輩不
任事。姑寄一嘆。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
以來。敷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
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於
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矐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
來。太虛真體。皦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
差幸天者之小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湯不問其他。有

宦途甚俗

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三
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欲知近況。此其凡矣。念人間清
福。莫如一閑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絕。無
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輒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
槩。卽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
式衍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知吉州江提舉

號古崖
三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蓋頽然世味之外
者。五雲繽紛。麾節夾招。搖歷勾陳而下。青原白鷺。浩有
生意。某甫與溪倪谷耄。額手蒙幸。乃大化驅之出東書

就道修民禮公堂下俎豆春風簫韶夜月藉之以詩書
 禮樂之光多矣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時雨一路曾未
 數月春旗霜艘風采軒豁所謂動搖山岳細事耳少須
 暇之棣萼棠陰先後醲郁夢寐五采衣被八紘持國弟
 兄盛事再見大江以西之父老子弟豈得以私我公哉
 某自解維江許風濤回薄抵昭亭下是為子月丙寅大
 壞積朽觸手病敗雖日夜爬梳會肯繁然盲豎浸淫非
 非劑可藥肘後龍靈公不我靳則宣殆庶幾乎惟故山
 松菊沐浴瑞露而隴蜀之望復切切微疇昔不至此某
 日墮倥偬神馳祭戟甫奉陟釐則已魯臯籍獨不愧於
 心乎歲將新矣願言滿頌盤椒對揚綈綠此豈無委嚴
 立下風

又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揀民水火之盛
 心其實其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
 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
 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飢他時不待勸率
 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
 却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
 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竝是入官之憂

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見多有趨龍泉未新運糴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愚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荅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又

某自聞琴鶴言歸即戒筭車擬送別於吉水新淦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寶翰則知去期甚速始意不可得遂即料擲作詩馳詣使艤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已三日臨風悵惋如失廬陵四竟皇皇流離入贛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母又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留我公撫我妻兒婦女一無異辭此即公論

今往往禁糴以至米價湧貴皆不學之故爾

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如此。卽無愧漢循吏。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某念受廩兩年。當使君之行。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歎負爲何如。亟亟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詣潭府。不知紫燕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丞相古心老師。某不敢容易上問鈞履。丐爲轉道。詹依卷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

名鏞

某密依使天水。雪深山與猿鶴卧。送流年。緡故牘於左。泉右石間。非賜邪。每飯牛頃。必矯首畫戟下。茲審郡揚帝璽。節畀天困。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驩忭。歛惟某

蘇艷繞雲

官眼空四海。胸著千年。振代直聲。鼓雷霆。而潤風雨。鎮浮定力。載華岳。而繫星辰。衣冠紫橐之神仙。氣類青原之忠節。旌麾一頓。草木交輝。地私二千石之陽和。天溥十一州之福澤。璀璨六絲之遺。礪碾五袴之歌。卽賜召環。遂高聽履。某受廩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誤節湘行。顛倒綉衣。不堪重著。陳情丐祠。以安菽水之奉。尚微均弘。俞音旦夕下。俾得醉泉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也。於馳賀之次。仰布其私。十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釋耒山中。僕僕湘役。走公堂。脩民禮。具申假道。

之敬。蒙主進吏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餽絡繹。視塵氓且絕等。至於開心見誠。憂愛疊疊。一洗世俗崖岸。某鄙吝久矣。微大雅無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覺也。小隊出郊追送。作遠自違。森戟雲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戀之槩。征塵在衣。筆硯爲廢。偶宿分宜。七里殘日入戶。輒寫綢繆。風濤滔滔。縈緯忘食。金護玉持。世道將有嘉賴。歸雁草草。尚謀裔。檄。

賀楊提刑允恭

號高峯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爲嵩恒岱華。類不可易見。五峯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

見。猶旣見矣。廼今使帆凌空。泝贛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濱可四十里。天其予之。以一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某茲者伏審庾政告功。刑臺建節。褰帷而問風俗。猶昔四封。持斧而行。東南於今三命。旌旗初動。約束一新。仰惟某官。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之政。所謂吏師元勳。史參錯之奇。可布天下。天子以公篤於倫紀。使得以便絲衣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節綉斧。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笑。庶其在此。公歸廟朝。卽典風化。一家仁一國興。仁尚觀大學之顯效。某杜門掃軌。知事常後。忽里巷父老。驪傳明

使者將至。伏櫪之驚。躍躍鉦鼓。往事如夢。不足細陳。其所深自幸賀者。三間風雨。託諸提封。小人有母。繼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賜。服之無斃。堂堂在目。卽聽匪伊。輒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二首

某昔侍同朝。自詭相好。茲不得。又以繁縟爲踈遠。惟公勿深訝。某行吟孤嶼。回首吳山。烟雨中。書郵往來。時從泓穎。叙尊仰。汰歸深密。姓字不到雲霞外。分正如此。非於名門。有所簡也。階符在望。徒有稽首。某茲者伏審朱轡春動。紫馬星移。民樂耕桑。簡靜方安。於晉國州。稱富

雅切

庶勤強。更屬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昔。恭惟懽慶。欽以某官。霜明月湛。玉潔冰清。端嚴有大。臣風澄。不清而橈不濁。循良入漢。吏傳寬有斷。而愛有威。小停擢於天。津頻合符於江國。歲之不易。民胡以生。將甦青社之飢。遂易淮陽之卧。竟上爭杜衍。雖去住之良難。席前問賈生。恐傳呼之已。迅自天子。所以我公歸。某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嘯鶴繡。各適其適。則某受賜侈矣。侯迎之初。不勝依倚。謹具劄子。自陳燕雀之私。何當嗣狀。

頌不忘規
忠心綉口

又

某平居一塵耳。日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論朝廷為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

有治人而無治法有治心即有治人

為政貴因各從其便。是無為之治。天下大事。往往坐落。制掣肘之弊。

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旨。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

欲上下盡
心須上下
合體率天
下當如是

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候隨手應答如回朋友
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
閭里細微得嘗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
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
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候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
此若有管見馮恃寬賁又得稟陳

回吉州西倅竇檢閱全器

某昨歲待罪闕下明公騎鸞驂鳳下我青原相望寥廓
不能以時刷翎振喙從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几
格金聲玉色參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爲間然也某

官歛岳翠以爲神氣卷湘水以爲波瀾駕蓮葉而味玉
書仙芳纒纒牽芙蓉而弄斗柄道運堂堂長樂鼓鍾西
清帷幄軫轉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分也風月神螺小此
盤礴綠綈方底王曰遊歸某旦旦爲斯文屬目昨承使
者之來卽從脩門作意馳謝會匆匆去國出處殊科歸
卧悠悠書尺盡廢光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念厚意久
不報矍然薰沐祇對主書耕釣一塵五雲在上臨風詹
泝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

號南窓
關西人

某頃風颿回薄自湖人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

盆浦來五雲絢爛。照映清越。對桑落而飲。古人之酒。擊中流而聞夜覺之雞。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滿腹。乃以丙寅視篆。芟舍下塵埃。抖擻未繇面謝。軍將叩門斜封三道。突入眼角。臺餽使蕃。綈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官。關洛耆俊。韓范聲名。參井鉞旗。聯寶奎之錯落。江淮草木。被玉節之昭回。吟嘯庾樓。梅花噴薄。老熊當道。貉子不敢越一步。夷猶岸幘。蠡管莫涯。方面誅不敢辭。圭錫以須勒。此堂堂燕然石在。某滂浪出山。落身枵瓠。問官官靡。問吏吏荒。而民氣則憤憤未醒。絲焚莫理。如之何其淑後也。明公惠念疇昔。肘後丹訣。其肯爲某愛邪。臨風切切。亟拂吏坐。具酬潦約。歲晚寒驕。願言金玉體府。壽此宗廟社稷之身。宣豈無骭骹者。三肅以請。

又

某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數相聞。然所甚恨者。過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琵琶亭。以庶幾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汰歸。一出一處。爲天下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某比者伏審晉承密旨。升直淵圖。詔璽申袞。鋒車交趣。共惟驩慶。某官關西遺老。江表偉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

田處真爲
何笑

之坐處目盡江淮。天方祚宋，襄戍解嚴。公歸本朝，坐帷
幄。老成謀國，處置得宜。使姦雄伐謀，兵端不開。將社稷
實受其福。某竊緯小心，一飯三禱。屏伏深山，幸不見棄
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爲驚。區區
拜高誼，而杜門齷齪，未知所以爲報也。九江未除人，想
當宁急賢，應不俟代。某嘉與海內，延頸大用。倘得衣被
餘光，遂爲太平安民公，賜大矣。江空如許，執筆茫然，相
望一方，精神馳往。

回潘檢閱

某伏以歲華晚晚，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鏤玉晶熒，凝旒
簡注，神之相之。台侯動止，萬福某濃，熏鵲尾，酬敬腆，施
曩從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沙合，雲月相
輝。至今斗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繫雁悠悠。天際碧
雲，明發不寐。十里睂目，忽照宛陵。爲之矍然，以喜。欽以
某官歛崑崙，以爲神氣。捲溟渤，以爲波濤。玉質金相，宛
乎無自眩之色。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細石
室之祕藏，爲籀書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
史學稱進，裁大典。安定非他人比，宐在經筵。某鶴夢正
臞，起廢出坎，循墻弗獲。被命於征，郡枵然虛。真山凋水
瘵處也。敏手爬梳，猶懼不斲。况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

以心相囑

頌非所敢望於同年也。稟酬崖經寧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昭。亭委戒其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

字君俞 號方岩

其曉汲凍清以贊萬一之謝首於穹勺。其兩年山中。風月晃朗。望太乙光氣九霄。吾書無翰不能時一飛到。梅花月影忽疑是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眇自省。猷如尊執事以黼黻雲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輕就重拾級升高。此逢掖之至榮。而縉紳之交羨。曾子固晉裁大典為史學優。胡康侯安在經筵。非他人比。其鶴夢正寒。大化驅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乃抵宣山。涸水際眇兮愁予。敏手爬梳猶懼不饒。況不穎之尤者乎。高明局外之見。何以教之。滿硯冰澌。濡毫如帚。尚規嗣音。以寫繾綣。

回吳制帥革

號恕齋

某林慚澗愧質質此來幸甚。在玉節照臨之末。九華山下。蹉跌望塵拜手。雙魚分隔雲漢。敢圖下士盛心。超越昭代。襄報鄭重。閔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間。五雲寵靈。自玉麟堂翩然賁之。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可得。道德之味。流注翰墨。使人之意也。消恕齋先生。允文允武之才。有體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而接風流於江

道學風流
翰鈴逸致

具見於此

左以朱程之講貫而窺闡。奧於魯東。顧今吏道便熟。袂帷成雲。崇詩書而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鐵壁東南。公其天人也。耶經制西事。當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袞。某敢誦所聞。某生也。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皆得下拜而於恕齋。識獨早眷。尤厚癸亥之望。神皋戊辰之陪。紫橐又其後來事也。今則以列郡而事崇垣。何敢仰綴宿昔。食芹之美。豈無是心。非所得僭詎。謂臺餽駢羅。光照下國。自上而施之。足以爲德。某敢不三肅使人。恭承嘉貺。若夫以往復爲禮。則誼之所不敢出也。謹三熏三沐。祇酬主書。干瀆清嚴。臨風愧悚。

回宣州洪倅

某馳想芝山。屹立如鸞坡鳳閣。代有英妙。不自意天惠宛陵。朱紱斯皇。乃肯共堂下探梅清。致亭亭雲月。邀我敬山。不後不先。未有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玉潔之襟。繩直準平之度。車堅御良之才。真所謂喬木百圍。秀色干霄。望清都太微之垣。維尺有咫。課丹峴緹屏之最。當階而升。胡尚綰於緋魚。來同看於黃鶴。意者康衢之歌。愈出愈偉。有相之道。實畀之以藥石。枵然郡政之闕者乎。思昔潁水。霄立其間。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今談者猶橋舌不下。某於鄉之典刑。無能爲役。而吾執

六朝諸人
愧遜勁秀

事則真其人也。前茅在道，旌旄舒舒，願疾其驅，降此未見。至於乘珠委貺，鄭甚於先施，覺光氣炯炯，衝貫斗牛矣。懼弗敢當，亟鍾鼎而歸於瑤華之側，區區甫此滌篆排冗，占酬崖畧是慝。

回吳直閣

履齋之子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實，爲綠野午橋佳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仰惟某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有英妙，未旣見，只神爽一方，某卧青原山中，驅馳良倦，上恩俾郡，越在鳴珂，循走彷徨，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喬木婆娑，五雲絢畫，尚祈薤誨，俾就玉成，其遠奉瑤音，緘貺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爲容，旣什襲巾衍，輒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遙，臨風翬翬。

與遊提刑汶

某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長，未幾，光燄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颿順風，航波瀾之澎湃，灑石鍾之清越，寵靈張王，迄抵雙溪，子月丙寅，俯抵賤役，瓣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氣，軒軒磊磊，昭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爲家，擅出色，纒絲周道，肯復委遲，惠露灑灑，江之民

幸矣。如溥寰何。會有溫綸四輩馳下。某不善為斲。得郡復枵。至之日。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憤憤如也。爬剔。焚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五技易窮。肘後神竒不敢以望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被綵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徼惠未涯。微疇昔不及此。相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懇側。釐掛一漏萬。惟青陽時動。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禱。此豈無翫辱戒為榮。

與趙知郡孟道

號菊山

某頃從南浦亭邊。抖擻殷函。道所蒙荷。且矯首于太乙之府。穹林冥坐。縹緲絳霄。江塗漫漫。勞我宵柵。執事以

玉雪界之精神。臨睨八極。朝闔風夕。玄圃識者。猶竊遲之。錦衣照道。紫滄橫舟。蕩漾柳風。噓吸竹露。澗阿樂矣。如顛顛望歲者。何建章夜半。尺一堂堂。畫省紅雲。著公高處。惟日望之。某不善為斲。得郡復枵。以子月丙寅。視篆昭亭下。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洗垢爬痒。亦曰視吾氣力所至。然山凋水瘵。非刀圭可療。肘後神竒。惠徼大福。某不敢以望他人也。焚蕤淪雪。西鄉奉書以謝。以祈鼎珍履絢。願言金護玉持。對揚王休。臨風悃結。

賀前人得旴守

某昨在宣州拜書。亡何客攜琳琅來京師。欣浣如對。匆

文山全集 卷五
勿去國不成報襄歸里以來杜門深念又無從嗣音爲
謝徒有清夢夜遶金峯忽讀邸狀欣審丹鳳揚綸銀菟
擁鎮八百國封爵莫如同姓之親二千石起家共讚惟
良之牧先聲載道闔境爲春伏深歡忭欽以某官景緯
光華仙潢清潤淮南桂樹了無貴介之風李白桃園綽
有神仙之韻軒陛宜當於三錫轅和肯泣於十同睠惟
東肝實介南服紅泉碧澗髣髴丹丘白玉紫烟參差綉
陌聊商羊於朱紱供衍燕於青香大宗維翰价人維藩
不動袴襦之喜九卿執羔三公執璧言觀衮烏之歸某
幸在眷知助喜百倍既不能振翎刷喙從燕雀來謹奉
書寄便申慶迓兵當已在道不知開藩消卜何日某尚
當屢賀不一臨風馳泝

與趙監丞淇

號平遠

某乃歲之秋緹騎來山中嶽翠蒼寒琳琅照映章不成
報內有歆然寧不嗣音僻左之以世道如許風起雲飛
中夜人物之思爲此耿耿上念井絡丹詔起家峽月棧
雲先聲浩蕩蓋有望木牛流馬再立武侯之事業又壁
窺萬一意必與南山洎予秀諸公上下雲龍共此光明
俊偉之舉縮手袖間臨睨天半此其大本領大經綸政
不易涯之野水橫舟蒼虬縹緲山君川后日有疏附卽

日恭惟台候萬福。某漁隈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
尋庾謝舊盟。意此是杖拭笏簪之陋耳。三辟弗可。乃以
陽月之望。束書出山。涉重湖。越大江。整整四十日。抵戍。
以是月丙寅。抵賤事。凋城敗屋。枵然大瓠耳。搔首踟躕。
望洋氣縮。維宣距鄴。僅隔一雲。東望熏香。奉尺書候起。
處。惠徼藥石。立我沉痾。梅花晴昊。拄笏神馳。

慰前人

某昔讀檀弓。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其居使
之然也。伏惟先太傅大丞相冀國公之喪。既有日矣。地
不千里。不能往弔。一介奉禮。今也而後能來。死罪死罪。

二篇爲國
喪元老致
恚不是尋
常吊慰

嗚呼。皇天祚宋。國有元老。數百年宗社之靈長。千萬里
風寒之險要。蛟龍在淵。虎豹在山。屹然長城。爲此突兀。
天乎。不使勅遺。遽奪之去。主上震悼。傾動朝野。伏想生
平翹館之英俊。舊日麾下之將士。與夫三邊之百姓。四
塞之英豪。見碑而淚。望城而悲者。不能已已。矧夫家門
之奇禍。父子之至情。攀擗奈何。嗚呼痛哉。某生也晚。當
公佩天下安危。分不得勇往執鞭。今而追恨。則已無及。
獨念袖有瓣香。歸依平生。亦既不克。爲公壽。惟有爲天
下慟哭。敢西望靈輜。揮淚百拜而獻之。公而可作。尚其
我許。嗚呼悲哉。親喪所自盡也。抑先王制禮之意。是有

節文。士君子爲孝之道。在於顯揚。伏惟執事重致意焉。即日孝履支持。某頓首奉狀起居。臨紙哽塞。

回安福趙宰與摺

號勿齋

某追記疇昔。同到蓬萊。慈恩之題。杏園之宴。吾以故不與焉。然同年之情。豈以四海九州爲藐然哉。王孫乃龍鍾。世有籛雲鱗。今不遡紫清。上峇峩。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簾陰晝寂。千室鳴絃。實鄰吾父母國人。誦子產。今其時乎。某私獨念今天下。豈有可爲之縣。縣不可爲而可爲者。人如君者。以可而臨。不可於是。知材具之超常。流百倍矣。長書下貽。燁然春華。溜若清風。與我之厚。昭

天下敗壞至此能不悲哉

仍至情。多言不足以殫謝意也。某守郡無補。誤渥爲郎。縮縮循墻行。且歸里。當觀棠陰。以與邦人共談政化之微。亟推吏塵具報記室。揆諸來施。不敏流汗。

又

比一馬二童。日在泉石深處。聞山外塵埃。亦頗作惡。坐對浮雲。亦開口笑。不自已耳。君解墨綬去。意紅光紫氣。冉冉帝側。乃猶廬陵客。琅晝至前。矍然起。仰黃柑紅柚。二美并。貺杏苑論情。我之懷矣。冬江雪涸。萬里安流。目送征鴻。知有順帆。天際如駛。伏楮拳拳。中書不中書。復字蕪。類併希錫察。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

用之則行
答之則藏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
姓頓足起舞。卽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輩讀
書臨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
賜也。旣汰斥歸里。卽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儵然獨
往。而使。者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卽勞問之。
將以厚禮復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
宣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令
公二十四考。益人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
言語。乃得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
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有餘愧。宣敗壞至矣。弛之則期
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
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潁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
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熏祓身心。致敬
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與其
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某臨書不勝拳
拳。

宋文文山全集卷之五終

宋文文山全集卷之五

所以不煩當之意。蓋之辨命。然之辨命。其幽善不。其
物。聖堂。下。月。日。我。只。父。老。尚。想。戲。山。林。不。法。之。保。其
寧。默。其。一。增。三。論。對。考。之。報。必。當。東。望。無。如。身。心。短。短
古。語。不。獨。方。今。命。題。其。無。出。其。以。古。詩。易。不。以。其。辨。辨
會。惜。縣。之。無。無。字。強。公。亦。回。來。其。其。容。不。出。其。手。而。其
回。首。望。各。山。川。以。其。轉。首。有。錯。對。宜。如。家。至。矣。故。之。以。其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廬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評閱

兄 鍾天均小天父

弟 鍾天墀九瞻父

弟 鍾超上士父 較

書

回寧國陳節推容

去年闕下拜書。稍得數數。未幾聞捧檄。校文。不知陶鑄
何處人物。其自是即汰斥去。閉門深山。遂無復鱗鴻一

日之便。忽使者來山中。欣得妙帖。見示小錄。方知昨者
衡鑑所嚮。近思想歸舟蕩漾。彭蠡吾知心。正在香爐峯
白雲下耳。宣之弛征。執事首從。與之幸而集事。僅足了
吾輩之責。非相與為賜也。書來乃知宣人以此為多。祠
之以識其不忘之意。怵惕於孺子之入井。豈為內交。要
譽設。抑桐鄉父老此意。亦能使人感激耳。宣為郡凋劇。
極力扶持。幕畫間。想見勞苦。盤錯糾結。以試利器。天下
事正有賴於方來耳。其前冬一出去。秋一歸。進退行藏。
惟其所遇。而無心焉。則今奉親課子。彈琴讀書。流水青
山。悠然獨往。不煩故人江雲渭樹之思也。史記見貺家
藏本。皆不及。尚當朝夕以稱所蒙。明善錄一部。謾侑歸
牋。臨墨馳泝之至。

與吳提刑觀

某頃待罪闕下。薄奉函書。僕被來歸。嗣音杳邈。上下人
物。感念世道。未嘗不與門墻拳拳也。某比者伏讀邸報。
欣審玉陛出綸。繡衣移節。夜醉長沙。曉行湘水。已著平
反。風酣章貢。日麗崆峒。更煩輕熟。江湖相望。原隰增輝。
某官。宣慈而惠和。高明而正直。義豐授受。孔孟氏之淵
源。江左聲名。王謝家之門第。蚤立登於閭闔。遄坐厭於
蓬萊。竹馬相呼。春生襦袴。星輅所至。雨臥枌楊。茲游捧

於英函。乃肯臨於梓部。刺史故人。按事飲酒。情法相當。忠臣孝子。畏道驅車。君親交盡。靡需席暖。已趣詔溫。某杜門深山。去城郭甚遠。而於太和差近。初謂旦夕使艤。泝贛石而前。可於快閣上下迎候。一拜忽傳。英篤小駐。青原某揆之。始望則蹉跌矣。瞻睇行臺。輒易奉狀。代叙燕雀之萬一。若夫揚清激濁。洗冤澤物。閭閻欣欣。無所患苦。使屏退之蹤。亦得從猷。畝以自放適。是則某之所自賀者也。臨楮切切。

與湖南陳提舉合 號中山

觸物興情 熱腔誰酒

某猶記乙丑之夏。從江西提幹。得往來行書。江闊雲空。斗光如水。每懷世道。上下人物。未嘗不中夜耿耿。某茲者。恭審奉少府節。駕常平車。衡嶽連雲。遠挹海山之秀。天困麗漢。近垂楚分之光。原隰春深。旌旗風動。伏惟歡慶。某前年與公同除郎。去年與公同除節。不才安得追附名勝。自分却立下風。猶幸時論不磨。得公輩落落。參錯。使民物吐氣。國庶幾耳。相望千里。北斗在天。何時執鞭。寫此忡悒。

回林學士希逸 號竹溪

某夙有幸。獲與介弟為寅。恭因之。有以詢居處著作之萬一。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今傳後。竹溪先

立言以垂 家範

生何感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千載而赫赫者幾人爲一。日計者無千載也。決矣。

回贛守李宗丞雷應

號樓峯

某偃薄林阿。不虞使者之涉吾境也。迺自空同來。顧我猿鶴。米家書畫。光怪滿山。此豈四海九州。同年無情者邪。僕家青原深處。實與君侯黃童白叟接吟而處。自下車以來。但見年穀獨登。黽黽屏息。不需歲月。報政赫然。茲豈千里能事。環君侯四境。雞鳴犬吠。晝夜相聞。實共受賜。僕也。彈琴讀書於其間。其賜多矣。敢圖高誼。厚鎮撫之。委貺盈箱。非所當得。睇瞻霄立。頓首知歸。吾鄉宰邑。於使天之下者。三人焉。其一爲陳行夫。若羅子遠。蔡濟甫。皆曲江齊盟者。奉令承教。必有可觀。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繫。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謹復書。空山白雲。無足持報。薄言采藻。臨風如馳。

回交代湖南憲新除湖北漕李宗丞

某旣專鱗幅。奉起居。猶有腹心。不嫌喬擘。某屏臥寬閑。無復山外。想公朝念其流落。昇節起家。使之繼明。公印綬之後。聞命憮然。不知所爲。堂有重譖。益年耄矣。湘行

且千里舟車迎侍。不堪顛頓。是以懇悃丐祠。冀便私養。天高聽邈。促旨且頒。叱馭回車。進退維谷。將從鶴髮而來耶。則非養志。將又以香火請耶。是何爲者。而爲是瀆也。謀之乃心。稟之親老。旦夕姑以旨甘屬弟輩。單車將指。以明不敢自棄於明時。而復以不得將母重告之造命。俟驅馳數旬。卽乞身以歸。爲臣子稍盡幾分耳。某於門牆。知已論交。非一日。天又開之以奉令承教之機。是其與四海九州之同年。其有情益倍。倫等誠不圖解后及此。古之君子。其爲人也。謀之必忠。愛其人也。惟恐其不入於德。故敢疊疊陳出處之槩。惟執事啓誨而圖利之言。不盡意。臨風如馳。

與江西黃提刑震

某幸托年盟。夙依塵部。竊跡萬山底。衣被末光。飲墜露。食落英。粗安半菽。公之餘也。久踈晤寫。滿目春雲。一水盈盈。遡詹河漢。某茲者。共審出綸鳳闕。移節虎城。春信初傳。立變桁楊之舊。天光下照。重瞻禮樂之新。依然故部之江山。籍甚先庚之號令。伏惟驩慶。某官剛不吐而柔不茹。寬有斷而愛有威。發爲文章。正諧韶濩。勁沮金石。凜然節槩。光垂虹霓。聲揚紫微。早分潁川二千石之符。就秉天困十三星之節。據案叱吏。笑比黃河清開門。

豔雪紛飛
骨氣自勁

典切工雅

賑飢功過中書考。上久簡孟博登車之志。公遂為勝之。持斧之行。春風遍地。而徃。狂虛夜月。當天而甦。魁伏。載馳。載驅。維驥。維駱。靡憚。周咨。來游。來歌。如圭。如璋。言觀。肆覲。某避影杜門久矣。不作山外想。不圖元會之日。上恩覃及。流落畀相。讞於珠玉之側。虎鼠同器。猿鶴笑人。

云云

回林司業應炎

某夢想巍巍堂堂於朝花院柳間。追隨猶昨日事也。玉烟劍氣。轆轤崢嶸。杳然在碧雲崔嵬之外。江月流水。實照沄沄。某官以水輪金井之心胸。發黼黻火龍之光燄。

而又慥慥乎言行。皦皦乎進退。若汲長孺。若陸敬輿。若慶曆元祐諸賢。充公之為表裏。庶幾其無愧領袖斯文。旗翼元命。天下以此望公者。殆人人同願。玉立以需之。某自歸來乎山中。俯仰半菽。不復得與四方書牘從事。比從戶曹黃文得誨函。草木同味。玉雪照心。欣懌之餘。感慨係之。某蹉跎之蹤。何可為者。大化驅之一節。誤落湘雲。避走陳情。俞音竟闕。單車徊徨。且此首涂。行復求返。吾屠羊而已。渺渺天一方。重此懸泝。專容陸續貢敬。

向信豐羅宰子遠 名椅號 澗谷

某去年聞雙鳧南上。落落空山。不如燕雀之為有情也。

大化驅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瓠未見端倪。會誤恩
召環洿班過當。亡何狼狽而去。蓋踈闊以來。居多道路
之日。出處乖方。滋可爲笑。杜門息影。中高情厚。鎮撫之
專介。持書勞苦。臨風馳感。可人天一方。信豐山水邑。見
謂讀書松竹。晝影滿簾著。吟人其中。所謂予方有公事。
此豈錢穀吏比耶。勿需終更。西清有詔。璧弟何爲者。赴
新昌且百日。商鉅馳河。未知攸濟。惠徼如天之福。寡過
多取數矣。顛瑞皆佳邑。藹藹吉人。鼎立空同。真一時之盛。
當路或令舉所知。某幸甚有以藉手。薄言修布。小附片
心。非敢謂報。倚筆詹沂。

與前人

某臘前函書往來。庶幾契濶之意。年光冉冉。驚見雙璧。
蓋曾兄季困專紀綱寔來。仰惟同年長者。所以惠綏荒
寒。皆可感也。某雲卧深山。世意落落。一起一仆。非人爲
之上。天益高。匪怒伊教。敬威念咎。安得不力。執事昔爲
之助喜。今亦有以救其不逮乎。敢請季困值儒者之窮。
執事以氣類遇合。所以位置之者。寵甚。萬間寒士。公將
溥其施於一時。所謂兆足以行矣。某爲之歛衽。新年喜
雨。燈前報命。馳想一方。臨紙悃悃。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權

文山全集 卷六
某俯仰歲年。甚知聞問。頃知捲旆來歸。衣錦有爛。且趣舍人裝。于于然東矣。亟欲擘牋所思。雲頽鶴倦。不可拈拾。竟墮夢寐外。時一動寥廓想。江邊鷗鷺爲之悵然。忽得手書。賁我空谷。華袞流離。辟易久之。共審帝闕出綸。天京司轄姑養。遙駕之望。佇博峩豸之音。伏惟驩慶。明公契古胸襟。吞雲夢者八九。外物瑣瑣。遲速何心。積之厚。發之弘。宇宙間華軌清貫。將次第而取之。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某風雨深山。避影却走。乃元會之日。公朝以一節起其流落。回首三湘。驚心蕉夢。請隸香火。旨更趣行。慈親以遠役爲憚。進退維谷。莫甚此時。旦夕黽勉。拜命。姑單騎之戍。驅馳數旬。乞身歸卧。綿上同年有情。不隔四海九州之遠。毋金玉爾音。冀一語以自壯。拂拭過情。非所敢當也。占對梗槩。尚猷嗣牋。

又

某一日既端拜敬謝芳題。并報信豐薄攝雪之槩。二之日謹遣介馳諸席間。寅奉起居。不敢繁叙。首祈委鑒。某臨歲入湘。後墮身微纏中。詹沂宇下。闊焉嗣音。繼聞趣戒朝裝。榮司京權。某念欲牋忱賀厦。以申風雲發軔之慶。一春屑屑行路。浸墮因循。既抵空同。後潼川趙同年來爲縣。實在河陽舊桃李處。鴻沙指瓜。猶記東西。所

以告新者甚厚。因得切諭修門近況。大帶深衣。長身玉立。道德福澤方來而未艾也。吾鄉諸老行輩落落。巋然靈光。惟今澗谷先生。依星辰。傍日月。一日騎麟翳鳳。朝闈風。夕玄圃。勢正順耳。某粉陰杏集。素辱心期。慕王陽之回車。學毛義之棒檄。得郡山深。俯仰半菽。君師天地之造。知已錫類之餘也。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回首蔽芾。我愛桐鄉。豈無一言益其故人。并寄父老。因風東向。頓首以請。

與汪安撫立信

號紫源

某仰惟曠度絕人。不作邊幅。僕安得以書生刀尺從事

高明幸察之。某昨者爲高安受容受察於玉斧之下。公不以衆人畜我。我實德公。未幾公去之。而僕亦以憂患連年卧山中。蹤跡跋扈。不足爲知心道也。撫念江流人物如此。未嘗不中夜耿耿。某茲者伏審揚綸九陛。建纛三湘。人無異辭。國有生氣。共惟慶愜。欽以某官名高九牧。氣蓋羣公。江左管夷吾足。係英雄之望。軍中范老子能寒寇賊之心。往者金湯中流。忠績簡在。上方以南事爲慮。詔公方面。隱然長城。一代數人。百年幾見。公不得不力紀勳旂常。歸袞廊廟。自此等而上之。某退在漁樵。未忘嫠緯。聞公此來。爲世道擊節。偶逢黃君強立長沙。

真一座長城

便介率然上狀。仰闖賀床。強立名至道。某昨嘗薦至館下。強立每謂公以意氣動人。能使人不愛其軀。其感激知已。可見。今茲適在冀府。從諸公遊。公不以生客視強立。強立奉筆墨以佐大闡。豈直一日之長而已。憑筆僭越。向風如馳。

回前人

某望五雲多處。以駕劣下乘。幸甚。自託於禮樂之下風。既奉儷函。布親牘。修大闡府之敬。迺不我後先。使者銜命。卽之於深山中。翰墨陸離。光動部屋。拜而後敢讀。讀已而亟拜。居今天下論人物。一方一曲之士。隨世以就功名。謂之無益於成敗之數。可也。當大方面。建大將旗。鼓使國有龍虎。馬不敢南向。其周公瑾。祖士雅之流乎。天子召拜樞近脩勞。還故事少府。且出節。付以西北煩公。辦此金戈凱馳。歸袞廟堂。作太平六典。四海以此望公。亦公志也。某少也驅馳。嘗有意事功。雞鳴奮發。壯懷固在。然而亦少衰矣。被旨行湘。顛倒繡衣。豈堪重著。惟宿昔於門墻。辱知已厚惠。徼宇下。恃此敢求。適三月。移卜先塋。有山間之役。受印之期。尚在夏五。竊聞四輩在道。車馬有行色。天殆畱其一見之機乎。何爲屢得之。而屢失之也。退憶前年。自直廬汰歸。公以書存問。推許不

薄海內時流。得此於名公者。正恐無幾。今承獎翰。益佩卷卷。江濤渺然。事會何極。何時執鞭。寫此傾蓋。某臨風無任馳泝之至。

與胡都丞穎

號石壁

某已端具儷櫝。候敬籤房。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於當代知名。夙有取履結鞵之願。寄書梅外。嘗寫我心。遠道報襄。如見顏色。伏自牙纛卷零。雨而還。雁闊湘深。馳泝寥廓。伏惟以任重道遠為心。以難進易退為節。巍巍堂堂。卓然佩安危而繫輕重。乃今聖哲馳騫。上下焦然。金城圖出師表。微公孰與於斯。追鋒在道。不俟駕行矣。某

自寫襟懷
相與書贈
知已

家畏壘山下。麋鹿之與群。而猿狖之為曹也。公朝起其流落。山衣易繡。舊夢恍然。一節走趨。幸在通德里。九轉寵靈。疊疊肘後。某行當掃門以請。拜狀梗槩。臨風卷卷。

又

其一節出山。指碧雲崔嵬。八風吹不動處。知為神龍卧洛所也。前者幸甚。脫屣堂下。進瞻芒寒。適子之館。授子之粲。胸中經綸之奇。傾倒敷露。中夜慷慨音落。九霄使人驚且喜。今而後。知宇宙間未嘗無劉玄德輩。某持以去。岫嶠襟袖尚有萬丈光。此殆未可與俗人言也。某以踈決。故一箠下長沙。初約先拜見。而後往帥垣下。偶有

牽制稍違息壤之舊。今茲回棹潭濱。將由便道。單車負
荆門屏之外。輒遣一介先道其私。幸豫戒猿鶴。勿以俗
駕爲拒。率然馳控。倚卜面叙。

慰饒州胡通判

石壁之姪

某茲者不圖先令叔某官石壁先生。遽捐里館。風馳上
征。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執事者骨肉至慟。爲國受弔。撫
孤大誼。定力如山。足可以對岳雲之崔嵬矣。顧惟某落
落後出辱二阮之知。乃在一日之間。老仙用意慷慨與
之。上下古今。撫念人物。袖中辦香。僅僅拈出。一再老仙
所以命之者。更在度外。爨桐之音。方希而化。人之裾已
不可追矣。出聲慟哭。悲不自持。謹哀綴壹鬱。洩爲奠詞。
往者如生。尚爲我惻。惟一賜宣燎。豈勝感涕之至。

與安撫李大卿芾

號肯齋

某已專具儷檮。申敬記室。私心梗槩。不嫌裔襲。某辱知
愛門牆。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每一念此。神
爽飛馳。江湖一雲。本不甚相隔。彼此出處。解后參差。至
闊絕。乃爾。僕之罪多矣。明公當世人物。卷韜山林四方。
顛顛望其一出。方時多艱。發緯忘食。然見玉茂弘者。固
以爲江左有管夷吾。某有計日以俟。鋒車耳。某避影深
山。久不作馳驚想。公朝念其流落。畀節起家。釋繇上未

肯齋先生
節烈士也

而於征未知所以。淑後幸甚。區區走趨。實在中台之里。十年契濶。一旦逢迎。豈命物者。開其親炙之機。而惠顧之乎。如聞閉門謝客。雅意絕塵。然待故人。固自有情。猿鶴必不我拒。相望寢近。疑泝如馳。

回永州楊守履順

巨源之後

先生與人不可多得

某嘗論一世人物。紫朱其綬。唱呵車塵。若是者。駢肩矣。求其忠義。貫日月。處漢賊危疑之間。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殺賊。奴取纍纍金印。此事付度外。豈不凜凜大丈夫哉。父母講傳。百年間。吾見先太師一人而已。某官鍾峴之秀。嗣葵鼎之勲。忠臣之門。天人之所共祐。國士

之器。君相之所柬。知石崖齊天。唐中興頌功處也。公來其間。寧不感慨。今蜀道難。蜀道難。公收拾群人手。揮天戈一節之還。從甘棠刻。第二頌旂常濯濯。光於前聞。人某何幸。身親見之。歸隱空山。望湘雲千里。不圖使者遽涉吾竟。仰惟明公張主斯文。經始棘院。以相龍飛興賢之盛大。張門顏使其也。得執事從君侯。所以厚我。不同他人。小人雖無能為役。烏乎敢辭。貢院二字。僭易奉上。進之退之。惟命。未諧握手。往來心聲。庶幾古道之槩。臨紙拳拳。

回林侍郎卿孫

號雲屋在臺時

某從望闕山。矯首五雲多處。寢踈起居。長沙少府。傳仙書。惠并綴。貺琳琅之翰。仰惟緇衣宛變。古道顏色爲之。歆拜傳仙。不肯望然而來。以書先訂出處。此意亦頗謹重。已遣禮聘之。且告以初筮如九層臺基。須令堅壯。可耐靜以待次。不失雅道。未知傳仙何所嚮。若其來訪。敢不惟命戒之共。

某回前知衡州楊秘監文仲

某已端飭儷積致敬。心之精微。不嫌喬擘。首祈垂炯。某於足下。非敢以氣類詭流俗之縱。尚想疇昔。載色載笑。相遇不同他人。至今歷歷在夢。時方孔艱。荆吳多壘。坐

廟朝籌帷幄。折衝俎豆。正張趙韓范之事業。湘水以西。勤勞一障。天子曰歸。借徑斯文本色。俾執事樞。歎見之晚。某閉關念咎。不復作馳騫想。公朝出節。誤及荒濱。回顧黔驢。曷對湘雁。趣命且放單車於役。稍盡君親之誼。卽尋香火之緣。衡雲照人。垂執鞭弭。乃天上笙鶴。不復顧雞犬矣。所恃襟期有素。且未忘甘棠。則其居中庇之。誨之。某與蒸湘之人。均利賴焉。昂首慶雲。伏楮耿耿切。

與劉尚書黻

某夜拜文昌。朝馳函敬。感激疊疊。不嫌喬擘。首祈穹采。某庚午待罪。底班望英。躔萬丈於絲綸閣。天章澗色。衣

文山全集 卷六
被青黃雋永味言稱於天下曰知已歸伏山阿分霄壤
絕不敢以世俗書尺候主進吏熏香宣夜北斗以南共
惟其官文章稷言而皋謨器度商彝而周鼎陶鎔帝皇
軼轉造化燭六合蕩八垠吾道之福布濩流行翠幄青
瑣之從容文劍紫荷之凌厲由八座而間兩社使天下
再見希文稚圭之風流其嘉與人士旦旦稽首其瓠落
之蹤一意返哺夢寐不到山外公朝未忍捐棄杖拭而
起之復令效湘節牛馬走烟霄流眇不進不止蓋疇昔
之盛心未悠也其始以私養丐閑廩天高聽邈且趣之
再奉明命以趨一之日甫履回雁布宣德意唯謹湘人
尚力抵氣末俗輕生蘇息而調服之既竭吾力焉垂天
之雲覆燾其上訖濟我後其爲之夙夜願言因謝有所
臨風悄結

與陳察院文龍

號如心

其夙在眷知屢踐契闊杓粲奎明經緯碧落曉夕詹馳
伏惟執事以光明俊偉之胸負法家拂士之望鳳鳴朝
陽萬物吐氣羶厦密勿熙明日新陸贄處中汲黯居禁
精神強而本根充外難不足平也上方屬以經濟俾執
事樞其歷落之蹤豈堪使事公朝不忍終棄盡出噓揚
始以私計不使迎侍冒干閑廩趣旨且放單車於役以

文山全集 卷六
五月一日。受印司存。既見父老。具宣上德意。然兇狷相挺。山凋水瘵。扶持調習。庶幾一日非晚。且再陳情。為歸養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儷語。循比藉手。不足以當劍首之一吹。臨楮無任。

又

某輒有稟瀆。某昔者以臬敗。由書生本色。只當在斯文一邊。不應以刑獄為職。故凡寬厚惻怛處人。皆由之。而不知其有不可以詘令甲者。則謹然以為過當。所處非其位故也。自後諸公速有論列。皆不實知其人。不過以前䟽潤色而為之辭。某嘗願一日有以自見於天下。使

朝事大率如此孰能認真憑本心為君國哀哉

知吾所謂衡氣機者而未易遂也。今年復除憲實不願就丐祠不遂。銳欲再請。又念起自廢閑。豈當重瀆已甚。故且黽勉驅馳。亦謂姑以平平處之可也。既入竟乃知湖南風俗大不然。某若以身事懲創靡然風采。懼無以肅一路觀聽。又坐失職。故初至不免見之榜揭。謹錄本以達台覽。夫如此初未嘗有嚴厲之事。特示之以警戒之意。蓋於職分不得不然。然才作此差遣。便是惡滋味。兩日刷具一路獄案。數目甚多。莫非刦掠嘯聚等事。他時審覆既圓。皆不容付之輕典。某且獨奈何哉。某此來不及侍親處。此亦大不安。俟踈決後。惟有乞身歸養。所

恃知已肝膽相照臨書不憚傾倒念其久要其必有以
教之嚮風卷卷之至

與鄧校勘林

某頃繇春中走赫蹠闖輦下知上徹五雲閣久矣一節
奔走行役曠焉嗣音矯首河漢盈盈一水某蒙賴如天
之庇以孟夏八日辭膝下五月朔吉受印於衡陽初見
吏民既宣上德意退坐棘木塵中與徽纏相爾汝爲之
弊弊焉江去湖不甚相遠始者殊不念其風氣之悉至
此始知尚力抵氣以血人爲嬉九城一波莫障其瀾某
以爲怒之而不教非古祥刑意也見諸榜揭嚴而不爲
殘楚人亦頗爲動悟其肯綮中也然某以書生爲之非
其本色不諒者衆此十年所以有申韓之謫以至於今
日。是安得而忘吹蓬之想乎且重闢以老不得就養單
車彷徨雲舍切切旦夕踈決後且卽丐還屠羊使叱馭
回車於君親兩不爲失此其所以謝夙昔君子之教而
庶幾乎年盟之盛心也厚德錫類某惠徼福於宇下益
方新焉偶逢便武丞詞起居且叙其所以跛蹇馳驅者
遙對清切臨楮泝詹

與陳直院維善

名合號中山

某踰睇紫霄寅致儷櫝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昨承鵲

袍出使驛騎歸班。嘗領廬山下所賜手書。光氣垂虹。下照空谷。撫歲年而如雨。恍河漢之一色也。中山先生文運。斥而成風。氣振策而奔電。元龍湖海。突兀宇宙。支架明堂。曲摺萬丈。光芒緯國。典華帝制。天下固以爲未也。大明奎璧。晉執事樞使。士者顛顛歌仲淹弼。一夔一卨。某落落青山。自返吾哺。公朝未忍捐棄。畀之一節。使與衡雁相周。遭草木吾味。一引手馮翼之端。出緇好。某始以私計求闕。稟聖恩。閱命且趣之。載道遂以朔日見吏民。宣德意。然楚俗尚力。抵氣殺人。爲瘴。撫存而調習之。易爲力。明公夙昔褰帷。棠陰如屋。五雲緯霄。影落衡村。某爲之夙夜願言。因謝有祈。臨風依遡。

又

某頃侍親抵郡。輒持尺素。專貢紫清懷。今雨之綢繆。望下風而慷慨也。璧弟來京師。拜夫子之門。黃河泰華。天下鉅麗之觀。璧也。所遇多矣。今天下稱文章大手筆。落落可數。平園西山。諸老之風流。散在三光五岳間。日月磅礴。河漢經緯。吾紫微公。實當之。南州之士。僕將帥以聽。某讀書涉獵。筆墨空疎。方青山蕭然。水上之風。猶吾意會。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問於故牘中。掇拾親親長長之說。見於行事。邇來千里。民氣覺稍洽和。書生不知向

方。能終不迂。關於事否。昔人云。未識意。先感水火流燥。記吾味久矣。教思無窮。勿替引之。某豈勝倦倦。

與曾縣尉先之

字孟參

某自前拜書後。回首雁峯。不勝拳拳。水口吳權寨來。及承手書。備見繾綣故舊之意。百單二歲之姥。孟參發揚之。安序表章之。真足以爲衡陽一段佳話。某六月朔日。祖母初度。亦及與一城老者相周旋。人生七十古來稀。是以自七十爲始。千數百名中。其最高者爲九十六。延此母於堂。進趨語言。殊覺不衰。惜未有過百者。鄉間有羅提幹存叟。祖母去歲滿一百歲。某當偕朋友十餘人。

往拜之。當時有詩歌成軸。今年又百單一矣。此母大家。諸孫皆儒者。提幹登科有福有壽。又非衡姬比。劉守却未知某旦夕。亦當爲文以白之。顛斗絕與湘問久相隔。適有自建昌來者。云五月二日。廖恕齋過建昌。知五月未。主人到臺觀上矣。司存事首尾關繫。無如孟參。在恕齋。必不能相舍。安序權事半年。添此繁劇。想一旦釋重負。甚以爲喜。某於賀恕齋書中。已備道孟參一段。人將爭出我門下。此自無說。但願足下歛以靜純。守以廉朴。一如平日。則天下之奇材。青雲之遠業也。顛事稍簡。親老以下。俱安平。直出雲底。但有疲於竿櫓。以一人之寡

爲道日損
此之謂乎

事理得大體

應四方之多。覺甚苦之。鄉人相過者。隨分處之。亦不至甚相炒。中間只一榜禁假託。大者歸之臺。小者聽之縣。或以為得體。願只有出甲一項未易杜絕。今春此輩在廣。聞其新上。皆急於歸就保五。乘其畏向之機。近日未免先事諭曉。度今冬可得安靖。湘中既獲諸渠魁。後想道州一帶。已無事。湘鄉諸處寇攘之風。當是久已帖息。茲因專介信筆傾倒。薄芹并瀆。向風如馳。

未與曾架閣

其曠不奉狀者累月。杜門山居。無由四方上下以相從。於顧盼咳唾之末。馳仰中。得會李文復鄉廉知起居之

人臣致君立品當嘗想此數語便是純臣

自是先生一流人

詳甚慰。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百千年間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推尋其咎。常於患失之私。基之閣下。出其浩然之蓄。積與當世之大人論成敗。爭曲尺言不合。艱然竟去。榮途引於前。禍機怵於後。而毅然不變。由閣下自處。則本心內事也。自惴惴持固者觀之。則豈不患此失哉。歐公所謂我輩中人。敬歎敬歎。因復卿歸。并介以有請。先通判託孤與先侍郎。先侍郎以其責歸之架閣。事至重也。執事不以某弟為不穎。使昏名門。講好以來。涉四年矣。中間歲月雖多。機會甚少。以故告成吉禮。猶切遲之。獨至今日。則造物若有巧於其間者。執事當驅馳

抱負同遭
遇亦同

江淮而某赴闕就道。執事卷風雲。藏林壑。而某恰亦骭
骭來歸。兩家初意。誠不期有此暇也。某方尋香火之緣。
自分閑散。而執事氣宇槩諸公。名聲動中朝。扶搖九霄。
匪蚤伊莫。則川駛月流。舟飛岸奔。非復有此之暇。執事
終先子之託。而某了同氣之責。今其時乎。區區肺肝。已
具告之復卿。并疏其事。冀以關徹。幸執事終惠之。

回吉守王提舉

號敬岩

某僻居林薄。間望旌麾。所蒞遠在霄漢。道德朝望。蔚乎
輝光。可仰而不可親。是其分也。乃蒙寵戒。令有聞教之
便。忻快何如。入冬暄寒相薄。適有采薪之憂。莫疇隆厚。
滋負皇恐。謹具狀謝。他容叅謁。并叙區區。

與廬陵龔知縣日昇

號竹鄉

自螺水而東。望西山廬阜。與三江五湖。如拱揖。知蜿蜒
扶輿。有名勝宅。其間相去蓬弱。良覲差池。北斗芒耀。徒
耿耿心目爾。不自意桑梓。幸會牛刀大手。姑爲此試。共
惟明和介潔之譽。此邑不占已孚。歧予望之。艱難之秋。
得君子之政。與拜燾覆之貺。滌篆云俶。未能躬闖賀庭。
謹具劄子代布忱悃。非晚當圖稟謝不敏。

與贛縣許權縣

惟廬陵與安成爲比郡。山川同在吉志。今茲遂得自附

於鄉黨之末。幸甚休甚。某往者於諸公間得聞政事。一
二有司敬謹莫重於獄。後世苟簡幾以民命為戲。濂溪
為小官不肯殺人。以奉其上。東坡謂今人爭減半年磨
勘。雖殺人亦為之。聖賢愚不肖之用心。其異如此。頗傳
廉明。與同州推官事前後照映。辱在同里。與切爭氣。銅
章墨綬。貢止空同。一同風化。姑此相屬。奉最匪伊。騰太
清。凌扶搖。錢公之步武也。某疇昔學校。曾於名門子姪。
略有相知者。獨約履未光。未有下拜之日。其如傾企何。
適陳文成甫來。以為託身桃李之國。輒拜此以識惓惓
陳文并乞公庇也。率文上狀。末繇參侍。仍冀自愛不貲
之寶。以須遠至。

賀劉敬德補入太學

名欽號絜矩

茲審捷來南渚。聲振西雍。才名三十年。說屠龍之老手。
冠帶億萬計。快走馬之修程。儒榮有開。士論稱服。共惟
驩慶。某相期半生。聞榜折屐。無繇造慶。謹奉顛函。芝楮
二百千。敬為犒捷之助。不腆皇恐。臨風馳泝。

賀鍾有謙補入太學

名山甫

茲審冰闈獻藝。璧水蜚聲。月旦評中說。八義之老手。朝
雲飛處。艷三合之修名。下同

與周德甫

為季弟從弟聘

某比者率率朝從一相過兩日夜陪接議論之末極慰翹企獨恨去之匆匆未遑屬饜耳中間妄欲以二弟相累陶冶苟不鄙棄許之以相周旋甚幸休甚鄰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吾徒相與一諾已足政不在要約區區也然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莘郊之幣際可而幡然雖虞人之微非其招不往非義無以將禮非禮無以昭義交際之道不以節文將之終必有弊況爲弟子擇師乎此書之所以不敢廢也歲禮之數息壤在前無俟贅述官楮一百貫顯人送上以少將聘致之敬告幸麾頓小弟差劣不可大脫鈴束燈前後早賜垂訪乃所願望觀德聽教行有日矣尚及傾倒其餘

與文侍郎及翁

號本心川人後叅政

亦是文公
一流人

某久曠起居遁中連得誨帖仰佩至愛邸狀間屢見丐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爲諸儒典刑真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璧來拜侍辱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玉成實受尊賜某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某去之匆匆諸州來者不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贛書爲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已陸續印背別容一日專兵賫申某治郡以來書生迂濶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

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

七十。一至九十六。為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為貴。禮遜興行。詞訟希省。又風雨以時。早禾甚稔。晚稻亦可望。諸縣民皆樂業。無持挺為盜。如宿昔者。稍追曠瘼。皆尊誨所逮。宗老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耻堂先生居雪川。近況如何。批示幸甚。遇郵拜書。不宣備。上心不盡。其合與

高耻堂名斯得。川人參政。本心癸丑榜眼。後來廬陵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中道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楊大卿文仲

某頃繇岫嶼。申敬羣玉之府。爾後僕僕西還。為空同之

役。一息半葦。海山一碧。秋風淩淩。翹企不勝。五雲紛郁。比審疏榮。文石晉武。頌臺制作一新。縉紳交慶。伏深歡怍。某官貞元朝士。西學宗師。玉雪照天。寒露清冰。之操璧奎。行世懸黎。垂棘之光。屬時訪落。朝有老成。真天聖之著龜。元祐之麟鳳也。入告辰猷。條天章十事。寘之兩社。以福溥寰。某顛顛延睫。烏哺萬山。間於芻牧。何補亦惟召父杜母之政。是則是效。蒙被吾味。至於今茲。璧弟來脩門。得親炙典刑。以濯去舊意。浸潤新雨。愛其兄施及其弟。此感殆未易名言也。念間起居。輒此馳泝。空明并候。所以教尚祈金玉式副前禱。

與趙戶部平遠王左偏直

某嫋嫋秋風中。若有天人噓新雨而沐之者。眇搖落之
繽紛。把鉅麗而舒卷。則夏六月錦闈蛟龍字也。西平有
子。惟我有臣。春秋書曰。季子來歸。國人貴之。麒麟游泰
時。鳳凰集阿閣之候乎。朝廷清明。再天聖元祐對楊訪
落。為東諸侯先。洗耳琅琅。為天下誦之。某為養承乏。於
此何補。芻牧所以朝夕其民。亦惟親親長長之推。庶幾
萬一云耳。諸邑大夫之相承。通融一家。痛痒一體。緇衣
之宜兮。若田君尤所謂用吾情者。執事惠以所知。於此
見田君益奇。而某得納交幸也。結幽蘭兮延佇。此意曩

積專猷嗣箋。

又

某繇空同起。睨海山。虹氣緯霄。靡罅不照。吾石樓大地。
一粟也。輒倚空明來。訶起處。惟緯人照。以度外。某惟明
世雜選英賢。以綱紀生人。金玉新政。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經緯乎文武。轆轤乎風雲。伯埴仲篚。叔出季處。無非
吉日車攻。間真實經濟。臂指西北。本在中書。植之風聲。
旂常世世。某拭目延和殿。新綸之下。烏哺且半期。餐素
祇益愧耳。旦夕歸命香火。奉輕車歸。即所安。居中引重。
允然終惠之望。泚筆廉泉。馳訊碧落。豈不嗣音。更僕以

文山全集 卷六
請臨風無任情結。

與陳侍郎伯大

號篤齋

其熏沐薇露。闖敬高寒。惠微五行俱下之矚。其玉峽撐空。水沙一碧。神仙人弭節其間。春花秋竹。鍾鼓餘閑。真神龍深卧處也。咫尺五雲。不得時候。猿鶴則吏鞅實丹黝之。夜瞻明河。自訟不置。仰惟一代翔鸞神駿。騰蹕凌厲。駕膠廓而振汗漫也。舒為慶雲。卷為清飈。其磅礴帝所。則福在海宇。其夷猶山澤。則望在廟朝。六合一握。天地一瞬也。厥今訪落廟謀。雲漢為章。詔書出延和。公且兩社。其嘉與顛顛額手。其區區烏鳥之情。俯仰半菽粉陰蔽芾。實持燾之。宿昔拊摩凋疲。曾微芒忽而髮皤。間亦念家。旦夕皈命香火。奉輕車。卽所安。玻黎一江光氣上下。其服媚之。無斃。絕禮寄之。九霄間。忘其蒙瀆。倘沐涵茹。幸甚。

與宋衡州

其介倚心知。不敢徒疊疊。西曹道邊幅。首祈紆省。其自抵空同。兩厖蜚翰。忽殷勤以寫心。折芳菲其寄遠。春風千里。著人如醉。至如駝骸之作。不足乎揚纒藉而琮璜之。大好大漸退却。三舍顧區區。定交才數月。宇宙意氣不啻平生。忽飄風其相離。不勝回首。明河一方。如耿耿。

何某官水輪金井。雪栢霜松。西岷大白之精。九霄經緯。南平莫邪之氣。萬丈光芒。馳玉軼而坐朱陵。轡華絲而當銀漢。洗鼈鼈之窟穴。飽鴻雁之稻梁。已收暴公子之威名。小燕汲淮陽之清淨。綠綈方底。罈垂岫嶺之雲絳。憤曉籌催傍。觚稜之月。某視郡印。已十旬。初至如人家。風雨四壁。逐處經理。久之方成綸緒。日來甘霽。應期粗慰。農望想福星所次。時雨膏之。早熟必已可卜。恕齋新上。以同里而講交。承解后非偶然者。遠想楚觀五雲衣冠。玉立不任馳羨。采采蒲芹。薄旌一髮。不足當莞頓。欲往從之。湘水深。三復是詩。神爽飛越。

與知江州錢運使

某日戴五雲。苟且爲治。自省其私。則統部中一支壘也。等威有截。不得以杏園宿昔自詭。乃者辱不彼賜之書。草木吾味。篤實嘔喻。畧分際之崇卑。申度外之繾綣。言念君子。終不可諉兮。某惟溢浦控上下流。古用武之國。陶士行。庾元規。諸公藉此以鷹揚江表。虎視河洛。乃今天移福星。作鎮此土。激西江。蘇鮒。轍屹長淮。而斷鯨波。作宋長城。真北平變化傑魁人也。東南金湯。施及虹翠。隸也受賜多矣。某私竊自念。贛山長谷荒。赤子龍蛇雜。襲而處芻牧之責。大恨不任。而欲以詩書揉強暴。衣冠

文山全集 卷六
化刀劍。書生迂濶而不至敗缺者幾希。明公回首曲江。風誼一世。果不以九州四海之人例視之。則鞭辟其不。迨包蓄其未閑。如天之福也。某頓首下風以請。馳一介。上調起居。薄采空青。以自附於潢汙。有敬之誼。犯嚴。忸然。控露漉畧。

又

某撫搖落之續紛。泝空明而延佇。龍光射牛斗。福星出虛危。始一夕九起也。某之爲郡。寔隸照臨。月詞有典。當不懈益虔。寧不嗣音童瀆。是懼五雲九霄。凌倒景而下。空同。歛爲清冰。溥爲膏雨。地雖辟絕。而天人顧復之益。

深。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味。足下墳箴五老之嶙峋。襟帶九河之汗漫。要其胸中磊磊落落。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者。曾未究也。忽而身作長城。手提半壁。嘉與一道。桑麻而菽粟之。西人之子。幸則幸矣。然六轡如濡。玉事一方。孰與入坐中書。經制天下。聞延和殿議召公矣。某強顏芻牧。何補毫分。目前四境無虞。年穀粗豐。皆澄清餘潤所覃也。區區素餐。是愧。倘使者猶以故人未卽舉法。旦夕丐香火奉輕軒。歸卽所安。徼福年盟。尚終惠之。遠道寵賚。雜遝充庭。翠玉春暉。緹襲無斁。謹具劄申聞。伏覩新綸。專容郵質。

與廣東曹提刑

某曉挹微露。注之赫蹠。上之東壁府。昭有敬也。某惟紫微雲烟。衣被炎海。若經若緯。紛郁輪囷。施及虹翠間。山媚川暉。浩蕩何極。隸也。日旦稽首。欽以某官才足以截蛟剽犀。文足以鏗鯨躍鳳。力量足以扶巨鰲之鼎鼎。東都韓呂家。聲猷奕奕。江濤如許。更當坐玉關。爲天子當一面。繡衣霄漢。尚逶迤五嶺間邪。袖青冥之鈇鉞。行黃道之星辰。方底綠綈已落天半。某不戴五雲奉重。讓空同小院。烏烏私情。自揣逾分。起視四境。山長谷荒。赤子龍蛇未易帖服。越雞伏鵠卵。何以克濟。邇只臺容如面。鐵壁某恃此無恐。郡中舊例。以八九月間。申嚴編氓出甲之禁。往往此時。兇儔陳脚已動。履霜不戒。堅冰奈何。近者妄意預行。曉揭使家至戶曉。人人知所避就。今年僥倖梅關以南。無一草一木之驚。僕之責始塞。榜檢求教。吏師尚不彼發藥之。某比爲五羊羅僉判拜書。強聒持寸莛。撞巨鐘。多見其不知量。飛剡公車。不俟終日。明公有意天下士。如此感拜盛心。謹馳一价。修詞節下。謝已往而祈方來。疊疊如也。東望芙蓉。玉立萬仞。伏楮神馳。

回汀州陳守

以愈爾之
術行無字
之心真父
母借其疾
之憂矣二
方真解盜
良劑

酌病根淺
深是弭盜
計頭

明河七襄
流麗空碧
八字堪此

某惟自古民流為盜有受病淺者有受病深者淺者調其血氣時其餒餉不待針艾而病已除昔之人有行之者龔少卿施於漢之渤海是已深者參苓之所不能可湯熨之所不能瘳則大承氣湯證矣昔之人有行之者子太叔用於鄭之荏苒是已今者使部弭盜一事鰲峯先生豈弟之心高明之識見諸已行者其成效固班班著矣賞一人而勸者百罰一人而戒者亦百春風之和秋霜之栗施及鄰境胥有嘉賴特在吏酌其受病之淺深而斷以行之是殆非浮想懸度者所敢與知也賴之為州雖曰以五城兵馬鈐轄繫之街顧建此司存本意不過為贛民出他境使郡將得行通制之權要其實則依然一列城也若有所徵調下郡稟承實視朝命謹布腹心以謝委戒之辱膏粘恐悚

與趙大卿孟傳

號松壑前知贛州

某汲廉泉澡栗尾通恣恣主書吏昭初好也某昨從湘花間奉盈尺牘一舒泄其宿昔雲龍之私明河七襄流麗空碧地中之山謙水上之風漁十襲九緹至今耿耿光氣蓬萊水清淺縹緲環佩渴心湧泉一日千里某茲者共審玉宸渙寵金掌升班維城維翰維藩磐石大宗之續厥貢厥包厥篚綱維六府之司禁御雲開神塗風

莫律與雲
天並高繁
章與霞月
俱亮

動伏惟慶忭。欽以某官。祥源異稟。若木殊輝。綺繡揮揚。
汝陽。天人之相。龍虎變化。北平魁傑之風。勞侍從而厭
承明。經駘盪而出。馭姿公。不淮海之薄。上為宣室之思。
玉珂金鑰之玲瓏。花綬藻衣之烏奕。徑摩馳道。渙周卿
六命之頒。不出都門。竚唐相九人之拜。某頃單車馳岫
嶺下。鶴髮重重。一夕九起。效曠洗馬。歷歷陳情。羣師天
地之造。為擇便州。夫子奔逸絕塵。乃使隸也。矐若平其
後。雖鴻燕差池。不克面拜。龜組然天開百世之好。山川
其忘諸。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一規一隨。賴有柯則。
在。我愛桐鄉。不隔風雨。肘後寵靈。不彼而惠。緜之。此固
憇棠中父老之所共望。賜者也。謹具劄子申詞。起居未
諧良晤。願言金護玉持。式副前禱。應舊治要來。敢請其
凡

與前江西趙倉與端 號端齋

某澤露焚蕤。闕敬五畝。花竹下盡脫櫝彝。惟高明垂簪。
某沐滕厘舊雨。今十六七年。立冀部下風。則又六年。僕
以荒落之資。跼伏於青原山中。如商鉅馳河。遠莫致之。
先生如驚雲游龍。舒卷九霄。其步武不可俄度。宜乎其
欲往之而瞻望不可及也。區區九十之親。就養空同。今
繡衣洛社中輩行也。聞得訪問。獨樂起處。先生玩心神

明之表游目日月之上。蓄爲清芬蒸爲甘霖。一日舉而措之沛然江河孰能禦之。我有宗老爲國之幹訪於落止以公歸兮某半生出處無足爲明公道宿昔受教所以護持其元龜者至今不敢渝世人自有一種毀譽道眼自有一等高下先生度外大觀謂其人竟何如也某因諭趙令君居中台之里又出門下值其良使亟哀此墨少叙戀思臨楮馳泝

毀譽必須
道眼大觀
方可

與吉州劉守漢傳

某澤頴祓蕤寫恣恣銅壺閣下昭鄰好也某日從郵置得澣我私盈盈一水間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精神流注絕出翰墨町畦芳菲非今浩蕩何極欽以某官吐吞玉櫃之風烟披拂青藜之光燄卿雲甘雨含天地之至和古栢蒼松炯雪霜而獨立小駐星河之棹頻分江國之符春靄袴襦神螺黼黻雨籠絃誦振鷺漣漪鈍爲銛而頑爲廉痿者膏而憤者醒兵衛森畫戟小宴清香衣冠拜紫宸佇班黃道某宿盟園杏又尾朝花蒙霧一塵稽首錫類馮來空同密倚五雲多處楚波之及晉魯柝之聞邾川媚山暉沐浴今雨則所以講信脩睦者奈何以簡陋廢采采澗蘋以明有敬玻璃一碧此心俱東

駭目喪精

又

某日摩娑空翠。端飭側厘。以進之集古主書之側。蓋於門墻辱好有三焉。園杏之齊盟也。朝花之未至也。三間風雨。託於君侯之土地也。而豈但曰小國之於大國也。有交鄰之道焉。謙齋先生不以小人之美芹者爲僭。而察其明有敬之私。是能容之。其弘多矣。介使踵來。辭曰。報聘庭實維旅。芳菲彌章。是何君子施禮之周。執德之信。而僕何以當之。抑傳有云。長者賜。不敢辭。取數之多。亦祇以媿。願去吉一水。三百里。而氣候風土習俗。事事不同。未春已花。才晴則熱。山川之綢繆。人物之伉健。大槩去南漸近。得天地陽氣之偏。看來反不可以刑威懾。而可以義理動。書生出其迂濶之說。嘗試一二。觀聽之間。稍覺丕變。奉令承教於君子。尚願維今有聞。以淑厥後。廬陵之政。識與不識。皆云一佛出世。山川出雲。時雨流動。此爲霖之善者。機也。民歌路謠。徹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言遠。某雖不敏。尚能取皇甫公韻歌和之。占謝之次。寫其輪囷。寧不嗣音。如此江水。

回吉州趙倅

某首春携便符歸省道。五臺下。華居葱蒨。照我征衣。雪跨冰懸。灑灑清味。至今彷彿。霄榭間投膠。沸糜不克。闖屏星西來。以修賀土之禮。琳琅金薤。忽落虹翠。三過楚

寄非所以報也。馳遡一方。

回臨江婁倅

夏鳴仲瑄良苗懷新共惟風月滿樓江山入句百神僎
价某焚蕤淪露專謝中涓若兩廂毳氍五鼎芍藥無庸
爲仙人瀆某於東都韓呂家鼎鑄獨無耳乎頃一節湘
行獲從衡陽廣文君疊疊簷花情味甚春容也清江之
上頡頏飛霞獨不得四方爲雲追軼清絕琳琅金薤光
墮玉虹執熱以濯我心寫兮欽以某官冰壺玉露之冷
泠瑤林瓊樹之英英黃琮蒼璧之熒熒上之清都盛之
紫微便當還家羶本色石泉松雪可久爲麒麟係耶方
底綠綈自天子所某將指罔功叨恩便養空同小院粗
可從容半菽歡皆喬燾之賜惟芻牧之才單龍蛇之俗
險凜乎未知攸濟渠渠遠道頌不以規旣謝下風尚沐
新雨畫堂高處槐桂成行春蚓秋蛇覺我形骸穢明公
不以覆瓿而顯設之鉅軸爛然一見頽發謹復將命不
勝馳泝

回隆興熊倅震龍

某撫今雨懷清風其契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挹色絲
於浦碧追流水於爨焦其慰浣有甚於斯今乎澹圃先
生以冰懸雪跨爲風骨以鸞漂鳳泊爲文章以規圓矩

折爲政事。挈其堂堂著之高處。以經緯河漢。舟楫江濤。萬夫一喙也。陳仲舉千載風流。乃獨與歲寒結印。倏霆轟颺。怒而起。有不磊磊落落者乎。時來則爲當仁無遜。某兩別十年。無非俯仰林鳥之日。祖母行年八十有七。切切便養承乏。此來公朝篤棐人紀之造。而諸君子錫類之餘也。第五閱朔於此。塵而入。鞅而出。於民無絲分補行矣。丐一縷香火緣。奉輕軒以歸。疊疊襟期。明月千里。折寄芳菲厚意。不敢不拜。薄將石間一髮。非所以爲美芹也。廬陵廣文玉。憂金鏗。長沙識衡山簿。猶昂昂鷄群之鶴。中峯有以服乎。兩峯觀者爲此膽慄。何當簪盍上下慷慨。目送征翰。臨染馳去。

與楊縣尉如圭

其他日上下紫淦間。草木吾味。未必無解后之雅者也。廬陵少仙之庭。數有英游發軔其間。而君年又不可及。當官風采東西。行者疊疊。誦言知爲清修。知爲纘粟。培風怒飛。霄漢一碧。跂予望之。某誤恩便壘。夢繞松楸間。伏戎於莽。有乘虛而干法犯禁者。霜臺遽以煩執事。知敏手爲可託也。寒泉白骨。蒙賴方新。惟牽師從者。重愧重愧。草草持恩高明。臨染無任。

回唐書記

其一節湘行。得挹寶烟。玉氣於芙蓉池。淥間疊疊。吾味
歡如平生。岸花催路。吹絮滿衣。燁其五雲。落我店。月厚
意久不報。所思遠道。回首懔然。執事以瓊琚玉佩。照映
東西。鸞鳳先驅。朝闥風夕。玄圃可也。赤雲瑞氣。黃花歸
期。當仁勿遜。某花朝前四日抵雲舍。又十日奉重闈。泝
灘而上。襖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菽。皆齋燾
賜也。江湖寥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
誦此詩。明發不寐。輒持只赤。小澣我私。采采澗芹。臨風
如結。

回黃強立

某薄游空同。繾綣半菽。故人知心千里。寄瑤華音。以繼
藉之。讀之。宛然促膝接語也。強立以排淮決漢之胸。行
駕風鞭霆之氣。鑄為雄詞。能使京師紙貴。新豐舍中。誦
天下事。一日騰上。風聲千載。某來此。訟簡事稀。餘力可
及。故讀四境倍稔。絕南剽之跡。皆五雲所照映也。久缺
報襄。輒郵專筒。薄將聊奉一笑。

回文教

名寶

某久後亢宗。無從通譜。璧弟幸托年盟。雲杏集中。不知
曾得納拜否。已巳之歲。千騎過廬陵。有意來山中。時其
適赴鶴書。取愧薜荔。失此交情。悵然一方之感。書來空

同陳誼天出欲往從之。湘水深令人疊疊。柳子厚謂南方之靈鍾而爲石。故有多石少人之論。其常以爲未也。地氣自北而南。古有斯語。意者人物之數。斯文之運。亦莫不然。王參羅帶之勝。中州山川所未有也。磅礴鬱積而振發之。以其時可矣。吾宗文寔當之乎。令業方來。雲湧川至。樹之風聲。快覩燄燄。其半生落魄。無足爲宗盟道。去年單車馳岫嶺下。堂有重慈。白雲間之陳情。至於一再。遂授今壘。閭門就祿。亶出過數。力綿求牧。未知何方。宗丈宦游海外。坐隔一關。一介相先。是不以他人待同姓者。委貺所及。拜而受之。薄物非所以報。何當嗣音。

與胡節推幼黃

其他日盤之中。辱玉山朗然照之。舉帆凌斗牛。掛席拾海月。已占吾成玉。堂堂於此時矣。空同落葉間。快讀千佛。喜見榜花雙峰巽山。嶙峋蒼翠。布濩轆轤。何盛大如之。國家三百年。代有英傑。樹之風聲。五緯聚奎之符。彪炳未已。滅沒草根者。固復何限。吾成玉一大振起之。青原劉空。忠節生氣。是則草木同味也。諭計晝綉。娛雙親時。某當以奉祠歸里。尚從鄉稚。耄候馬首。遮慶。茲襞赫疏。寫此茂悅。疊疊薄將。祇瀆。

繳奏藁上中書札子

時吳履齋當國

某惟軍國萬微。日至黃閣。不敢爲竿櫓。區區懼瀆威峻。惟鈞宥是祈。某頃罹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親之恩。感激榮光。永矢無斁。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袞綉來歸。爲國柱石。遂得密邇陶鈞。以庶幾一日。履屐之役。幸甚莫大。先生當國以來。上迎聖主悔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之望。所謂垂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先生有焉。乃一日伏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封言事。皇心光明。言路軒豁。恭惟啓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衝決橫瀆。使宗社有不測之憂者。誰實爲之。病根在內。膠結不去。終不可以爲國。是以積忱具書。先陳其愚慮之一。而痛哭流涕終之人。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冒死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於一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言輒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聽。尚賴先生徇通國之心。出回天之力。以措世道於清夷。光晏之域。某九殞無悔。謹繳奏藁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共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幸。誠賀。不敢以草野自踈。輒奉狀以爲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徹巖視。私心欣喜。莫可

引二公來
正勉其任
大責全非
諛詞

涯。溪山澤深遠。與廊廟本不相接。一日閭巷風傳歡吹。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爲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爲共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懽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譽。猶出於直道。僕爲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已者。此其心豈千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後來出帥西

邊。入班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爲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畱。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嘗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日聳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槩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

非其君難
其人難非

其公其時
難可爲痛
哭流涕

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佻佻覘覘。笑與秩終。而甘同草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判將。東有逆離。而江淮與強敵爲隣。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宰相以爲憂。其顯證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利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爲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凜凜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槍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孚於人心。一日舉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撥身定大亂。奠安方極。不敢自以爲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許謨於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鄴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曰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疇依然。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爲之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

天鑑子

為天下言
為朝廷言
為方來之
世道言

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執方不通於世。修門之書。每視以為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澶澶不倦。自天下之公而言。則僕之嘉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為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竇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又

某仰惟三台熒煌之精。貌在雲漢。下土之人。夜詹額頽。曾無羽翰。可飛遙於經天光耀之側。間者不揆。雖荒繆之筆墨。時得以上登涓史。而觀道德。聽教誨。自謂未有

疇昔。則左右亦以其人為何如。先生度越常情。嘉惠後學。采於窮約之素。以為可進而教之。廬陵之士。凡來謁先生者。未嘗不深念其姓名。至於造化人物之地。先生所以提撕薦進。使之得以齒下士於朝。則既有日矣。乃者秘府之命。從天而下。空山不穎之踪跡。一日有聞於人。自宰相鈞陶而言。曾無所偏私。而某心口相謂。山澤之人。何以及此。是蓋有所從來。而不敢忘也。當泰之世。必有均調皇極之輔。深思遠計。周及人物。雖遐遠僻陋。如不肖。亦使之無所曠棄。九二日不遐遺。得尚于中行。今當揆以之。泰之未成也。必有一陽為之先。而後眾陽

之氣類。隨其汲引以進。今正人滿朝。大抵以先生爲朋
來之倡。至於晚陋。亦得依乘以前。初九日拔茅茹以其
彙征。先生當之。屯之六二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二嫌於初。不願爲應。徘徊不字。至於十年。某雖
不足語此。顧惟劫而從之者衆矣。蓋至今日。得先生爲
之宗主。奉命驅馳。惟此時爲然。其他無能爲役。至於守
其本心。不與流俗爲軒輊。以求上不負知己。下不負鬼
瑣之所存。則或可無愧怍於此。尚惟先生終教之。某欽
惟新命亟應。祇赴。顧以未服外庸。不敢卽造朝班。區區
欲俟宮觀兩考批滿日。徐拜恩渥。蓋已顛狀控於朝矣。
諒先生當許可之。遥睇清崇。未卽詹侍。輒奉狀臨拜懇
悃。

與前人

時以前宰相帥湖南回

某半生出門下幸甚。乃從湖南以一節奔走閩部。去年
此時拜長沙壽星甫償分願。潭衡相望。郵置信宿。奉令
承教。王事一家。以父兄師弟子之情而行。於連率方伯
之際。湘人或云前未見此比。而某也受賜爲不貲矣。先
生之入湘也。某後三數日而來。先生之出湘也。某後三
數日而去。何其步亦步而趨。亦趨也。璧弟於臨江候迓。
使艤獨蒙一再予進。所以愛之誨之。不令兄弟無間。然

者曾不自意先生及豐城以下。乃有門內之戚。盛德大業如山如河。存神過化之學。先生其講之也孰矣。某所得却去家一筆。而近奉八十七之祖母。與老母俱闔門。長幼無慮二百指。悉從官居糜費俸粟。是皆公朝錫類之造。郡事頗簡。四方無竊發之告。日來風雨亦似調順。使苟祿之日。得免曠瘵。非大播之賜而誰賜。秦孟四者。久焉逋誅。湖湘未了公事。殊切介介。比日來連得舊同官書。閫計議駐兵永明。誘孟四而生獲之。爲廣兵所奪。尋且告斃。經司取其屍。寸斬以謝兩路。先是田定二據平原。秦小九據鹽田。爲秦孟四聲援。引孟四以屠永明。正田定二之爲也。柯倅權全州。首禽二兇。磔於市。自二兇死。而孟四遂不能免。先生一番出師。其終條理如此。孟四不死。非但遺患南方。其於根本關繫甚不細。且得竣事。功之在彼。在此。無足計也。蕭獻可失其令嗣。如墳廬陵生。此士有數。可爲痛惜。詹望泰階中。夕九起薄言。傾寫有懷。忡忡伏乞鈞照。

與吉守李寺丞

號肯齋

某居廬陵南陬。蓋受屢之最遠者也。其於當世人物無所交際。惟從田間側聽輿論。則天下伯淳雖隔在僻遠。烏得不聞風稽首。吾州自前守去後。無主宰。幾一年。舞

文全集 卷六
鱔號狐郡政泥濁斯人無辜亦云甚矣執事不鄙下土
惠然此來天開日明是在今日其實爲鄉國稱慶仰藉
喬雲在上區區非才叨恩入館極知負乘月朔嘗造州
關印申免時聞千騎且入關某遂止旅間伺候攀迓前
茅繼聞少展適頭目受病旋暈不可耐不得已載舟兼
輿以歸相距兩月交臂失之不敏之咎其當何如方僥
倖平復造謁以叙悃悞顓駛及門寵授翰墨山林踈賤
之人乃得殊禮郡大夫之德爲不可及而某缺典之愧
益加多矣祇誦來辱避席再拜有懷輪困具嚴初楨謹
具劄子繳申職事之記所有台翰謹謹歸璧示不敢當
也修布草率顓圖待見以謝

回廣東曹提刑

伏以炎日正夏薰風自南共惟某官玉節霄明華絲雲
度穆清簡炷穹壤棊扶台候動止曼福某淪穎廉清通
箋奎碧惠微書月却立下風某遙企芙蓉上插牛斗儼
繡衣之持斧屑璫靡以爲張弘鋪太和勿問元吉某欽
以某官簫鍾鏗戛玉尺端方廬阜青蒼毓白石清泉之
勝北斗魁傑挺碧梧翠竹之標或弭節於人間或影纓
於帝所旣盤薄而鬱積復周遊以逍遙流水青山奪司
馬尋春之志荒崖絕島行濂溪澤物之心欽哉刑之恤

哉使也言有先也樓臺映白日絲轡小馳衣冠拜紫宸
綸音過下某起觀宣夜跂敬明河方濶焉北樹之題乃
贈以南金之寵趑然三復愧此七襄某頃綴楚輶每懷
綿未戕天從欲回叩坂之車便地養親得江南之舍永
惟錫類不隔善隣襃積阻心熒煌在目某袖分麩露才
劣錦雲雜下俚於九成發宗工之一莞踰瞻蓬翠工葺
蓋珠水桃碧藕之清涼福英祿華之郁穆臺容所戒鞭
影是趨

回陳侍郎

某伏以回車叩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捐之
竹馬綢繆錦覆緹襲袞華共惟某官麾斥八極之風雷
卷懷九天之星斗古靈袖中之藁屢荐時賢温公洛下
之評不遣人物遂使忝求芻之寄從而諧啜菽之私某
半竹奚堪儷花甚寵想五畝青山之樂願請訂金懷四
愁明月之詩曷酬贈璧謹具劄於申謝伏乞台照

與湖南交代廖提刑

某汲濂香裊側厘喬恣恣於主進吏昭交好也首祈紆
省茲者伏審濡絲星轡弭節霜臺紫蓋撐空開雲烟之
五色綉衣立漢灑冰雪於九州號令一新江山胥動共
惟某官金井玉淵之丰度簫鍾瑤簾之聲名老氣崢嶸

吐鰲頭之山碧。清文流灑貫龍影之潭。星凡踐敷中外
以來。皆推行忠恕之學。惟刀劍狃楚氛之惡。賴旌旗指
漢坂而驅於疆。於理於南來宣王命其刑其罰。其審曰
惟民中汲湘水而滌瘡痍。豁衡雲而燭幽枉。禮樂遣使
臣也。於昭原隰之光。袞綉歸我公。今遄任朝廷之重。某
頃從岫嶠下一拜狀。後繼得旨以臬事屬之宋使君。某
遂於正月末解維而西。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襖前奉
重闈。至空同上。俯仰半菽。皆商燾賜也。第念夙緣結習。
實開衣冠百世之好。乃不克迎拜馬前。面奉龜組。江海
契濶。有足念者。近得之東西行人。始知歎節前玉節道
盱境。以時考之。此際久建牙楚觀上矣。某不勝爲湖南
一道賀舞。後木人蕭然。音節納之錦覆。過者化之。亦以
自賀也。某春杪得府第。所遣答書。仰佩篤叙。數月念念
嗣音。相望沈寥。邃坐不敏。慈想建臺有俶。謹跪下風。傾
此襃積。臨拜無任馳沂之至。伏乞台照。

與前浙西安撫李大卿

號肯齋

某頃從湘花間解維而西也。故人意厚。棹酒壺三十里。
而飲餞之風飄飄兮。吹衣芳菲兮。襲予。吟喻篤緻。一
何勤也。回首江空。明月千里。因念向留楚觀。望午橋。鍾
鼓不隔簷陰。從容玉塵。曾不能以數數矧。今去之汀洲。

杜若間蓬弱三萬不翅明河在天瞻仰夙夜如此怕結
何某共以其官懸黎垂棘瑤簾簫鍾崢冰雪走雷霆精
神麾乎八極沮金石諧韶濩文采被乎五音維今江濤
正須人物外之而北門筦鑰內之而西府樞機豈惟老
成具有經濟青山五畝未容寄傲之深黃道九天佇看
傳呼之近某丕承禘燾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又十日
奉重闈沂灘而上襖前抵郡邸賤事乍入沸糜不免輾
轉既三閱月遂就簡平親老安健如常半菽俯仰皆錫
類之及惟起視四境長山谷荒赤子龍蛇未易帖服商
鉅馳河凜乎其未濟教思無窮惟勿替宿昔重訓飭之
秦寇一段某未了事而去日夜念此半年師旅數州行
柚爲空疽根仍存憂曷有極今聞罪人斯得黨類悉就
殲夷我愛桐鄉屐齒爲折顧撫摩凋瘵鎮定危疑湖嶺
間方來正欠工夫耳洛中花竹平安悠然長思當必及
之某數月念念專裝上起居及今方走一介不敏甚矣
未繇佳晤暑氣方殷願言金護玉持以副蒼生之望孤
臺有委一唯鞭影所向某臨風馳泝之至

與劉吉州漢傳

某介恃薄雲之誼忘其爲瀆僭有願陳吾鄉歐陽巽齋
先生講學天出從游滿門登科三十年獨處環堵晚見

召擢一再登朝。先生居之淡如也。其修於家終日清言接引後進。未嘗爲檐石謀。捐館之日。橐無贏貲。諸生爲集喪事悠悠。人生惟死乃見真實。嗚呼先生之風可使懦夫立也。其子浚字資深。世先生之學。頽然布衣。禁路諸公。每以鄉先生歿而無澤爲闕典。有欲從化地言者。人情好德。信不相遠。先生不以貨財遺其子。而資深亦復能守拙甘貧。酷與乃翁相似。區區謂文獻所屬吾輩。當相與輔成之。大監樂善若不及。又於巽齋爲庚午同朝。儻念其孤時。分廩俸月資送之。使先生有子不至乏絕。非惟使爲善者知勸。而名公念舊下士之盛心所風厲遠矣。某旦夕亦謀具辭幣。聘資深至郡齋。庶幾前輩之典刑。斯文之宿昔。念同志孰有如門墻者。故輒以書至焉。當暑紊聽。慚汗瀋流。伏乞台照。

回兩淮制使李端明庭芝

伏惟龍虎魁傑。手提鐵鉞。重鎮東郊。淮山崇崇。江水不波。施於南土。隸也跽敬階符。等威有截。不圖親灑袞翰。賁之榮光。下土伏讀。感激某仰承寵戒。信豐趙宰。真古大臣。勤小之威心。趙於某同年。宿相厚。今又得以郡邑聯好。人事結習。非偶然。矧知出自晉公門下。他日稱吾榜得人。有所受之矣。謹具劄子。百拜控謝。藁秸萬罪。伏

乞鈞照。亦西受之。其對其。隆七百。其對其。其對其。其對其。

惟中興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義與日月爭光。名

在旂常。功在社稷。天報勲勞。克昌厥後。雖百世可知也。

縣尉生北平龍虎家。而又偉然植立。誰不知敬。幸出結

習。乃託一日之嘗僚。判諭批曆。亦既欽承。遠昇鱗緘。為

禮過矣。

至與洪端明雲巖

去歲在湘中。專人詣越。拜起居。遄沐報教。以門墻一介

之舊。撫問所及。勿替引之。相望廓寥。感戴不可言。喻繼

閱邸狀。欣審端殿。陞班安車。就第于疆。于理既了。旬宣

其水。其丘。逕歸遊釣。共惟驩慶。欽以某官。中朝耆舊。前

輩典刑。早歲驅馳。持國子華之並出。晚年脫灑。盤洲野

處之所無。今世浮沉畏途。不知止足者。勿論。固有掛冠

請老。欲一日婆娑里門。而不可得者。先生袖手版還。丞

相。天目山中。逍遙野服。獨立於得喪寵辱之表。真天人

哉。左轄頻虛。上方側席。只恐禁中朝出。傳宣天使。夕至

未容。公久作碧山學士耳。某堂有重慈。今年八十有七

昨者。將指而出。牽於行路。鶴髮不容迎養。歲晚力扣化

地。乃昇麾章。貢家園。相去三百里。一箠可杭。闔門二百

二百指蓋
二十人

稱揚甚婉

通篇詞旨
詳麗

名燾

二百指蓋
二十人

文山全集

卷六

書

五十

指皆仰祿焉。此先生商雲所覃。某到郡後。頗與郡人相安。日來四境無虞。早收中熟。覺風雨如期。晚稻亦可望。惟是力綿。求牧來日方長。凜乎淑後。先生襦袴舊譜。出其一二。以惠綏之。蒙戴而行。敢不知賜。某於左右。缺禮久矣。謹寅奉赤紙。申綠野平安之問。采澗芹。犯嚴悚。仄未卜。閭侍。願言觀願。視履益扶神明。以慰中外屬望。臨風拳拳。

與贛州屬縣宰

顯有公稟保伍。本領在於隅團。比者郡家稟使者之命。欲於十縣從新整刷一番。見之公文。固已詳盡。所謂差過隅團。蓋所在積弊。有公差者。有買充者。正在賢令尹用其明焉。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按之舊籍。參之僉言。一日而可決也。使者屢問及此。却望辦以敏手。月末如期。申來。隅團定。則保伍周。保伍周。則盜賊弭。郡之所以蒙成也。而縣亦職有利焉。申嚴出甲榜。比想皆已家至。今有賞罰。鏤榜煩更徧揭。

回袁永州

某引首三吾。環清匯碧。神仙人居之。坐隔千里。方嘆衡鴈之參差。緹騎秋風。落我虹翠。寔然瑤華音之在耳也。共惟某官。以羔羊素絲。爲節槩。以清霜紫電。爲精神。以

布帛菽粟
之政事誰
其能此

布帛菽粟爲政事。自擁千車來。照二水。發舒家學一二。
便足以破奸膽。甦民氣。期月而可。百廢具興。萬石山中。
遂爲古。潁川渤海郡。真刺史。敏手也。清廟訪落。諸侯來。
朝風聲。堂堂歸植。千載某承乏。便州僥倖。娛恃庭空無。
事年穀粗登。凡前此龍蛇之淵。皆屏跡絕影。要是奉教。
宿昔陰有以惠利之。然親意亦復念家。旦夕皈命香火。
歸哺山之南。水之北矣。遠道寄將。有實其庭。吾味之厚。
不翅懷連城而佩明月也。臨風慷慨。亟此馳謝。尚猷緝。
繭申候起居。伏乞台照。

賀京尹曾尚書

七襄綺錦

某茲者共審露綸。渙渥星履。陞華東澗。西瀝冠十連之。
元帥。南昌北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共。
惟某官。依乘日月。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
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紺寒。自噦噦於鸞聲。遄峩峩乎豸。
角。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出袖摩霜。
之鉞。坐吟卷雨之簾。真侍從歸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
於京兆。乃由太乙。徑陟文昌。冰懸雪夸。而朝望孚日。暖。
潮平而民氣悅。儼衣冠於建禮。益鎮千幾。籌帷幄於延。
和。遄歸兩地。某喜傳除。綽阻赴賀。綦五緯明。霄望龍泉。
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翠之春輝。謹具劄子申賀。伏乞。

台照

回曾知縣晞顏

號東軒後除御史

片語雙字
迄今猶新

其去秋知紫氣飛度鴈峯。法不得相候。西風徹棘。新雨來車。知必不我遐棄也。未幾喜聞玉垣飛檄。榮甚錦歸。交臂參差。殊重回首。今年出湘之日。乃千騎載入湘之時。又不得相隨。鷄豚社中。一數契闊。相隔耿耿。心知不圖。帳犀遠持五雲。下賁虹翠。墨筆淋漓。起敬英妙。而緣藉所及。不敢當。不敢當。某堂有重慈。自高安歸後十年。不克迎侍。昨歲叨節。本不能出。請祠不獲命。姑以單騎驅馳。非其欲也。轆轤白雲。情表連上。君師天地之造。界

之便州。非徼福隸遺。端不及此。千里遠將折寄。何厚衣被重襲。其宏多矣。乍理糜沸。稟對皋晏。薄附芹心。非所以為報也。蓬萊玉雪。小置之松竹間。會有新綸倚布婁賀。

回曾連推宗甫

名尹

綺秀輕捷

其淪穎廉清。起而謝所蒙。東嚮疊疊。一拜幾何年。西方美人。豈不夙夜飛鴻。踏雪聞其廓寥。去年漫浪行湘。於東軒公甚相厚。竭來入境。又日從巖山先生遊。獨於吾泰宇。何其闊如也。春榜既開。聞謝家鳳毛。世科盛事。芙蓉渠勝處。僅隔庾梅。每念擘牋寫此。襞積乍入沸糜中。墮

此不敏而琳琅金薤卷五仙雲氣下之言念知心喜而不寐吾泰宇以乾坤清氣晶晶銀河朝發朝兮咸池暝曝鱗於沃焦以其時可矣河陽幕中雲飛川泳老子倚胡床誇有此客佇繇黃金臺徑上清瑣闥某單車馳峻嶮下十閱月太行白雲繚繞清夢陳情一再天高聽下界以便符奉重闈抵空同三見萸萸矣郡稍簡靜得遂半菽歡皆錫類所及也渠渠然頌不以規望塵辟易芳菲遠道第懷我私聞車馬行色且旦夕出領某倘未以罪去得握手道舊豈不快哉占謝繇如馳遡一碧

回李本中

其一節稍踈聞問千里相望方賦所思得手書讀之展轉情話慰此契闊某數年以兒女講授爲琴書累發初啓蔽作成方來三世交遊此意不敢忘去區區出山親老不任行役雲龍隔絕不得日奉從容本中獨處寒齋覺戶外屨不至靜中倍有方冊工夫然門可張羅庖隸自放所以奉師者必甚鹵缺負愧奈何諭及小子年漸長當學聲律尤認真至第此兒自以爲得師甚欲從師學而學焉又念吾先人以賦起門重於改作貪賢且奈何今姑尊來教擇賦師爲代但未知來年有意他出否倘有圖回某雖江湖懸隔豈無可效綿者拳拳此衷亦

以屬之新昌弟。唯命東西矣。敬憑使稟控。別牋薄物。少寄芹私。令祖困學老先生尊候多福。侍邊乞道起居。

回長沙傅縣尉合

其他日接玉泉於涓涓中。去之十年。君且撫汗漫。神變化而爲龍。高言軼騰蹕乎。豸府知心。貽書道君出處之槩。廣文又從襲琳琅。以來日中。將快見緇之好也。敢不預戒行窩。汎掃以俟。雖然。落小荒涼之境。飄風喬蕩之蹤。以君堂堂發軔。而肯相從於庖俎間。此意携持琬琰者不屑也。吾意不薄。惟君熟裁之。持對不敏。切惟照寬。

卷六終

